

清太祖武皇帝实录

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

武皇帝实录卷之一

长白山高约二百里，周围约千里，此山之上有一潭，名他们，周围约八十里，鸭绿、混同、爱濛三江俱从此山流出。鸭绿江自山南泻出，向西流，直入辽东之南海。混同江自山北泻出，向北流，直入北海。爱濛江向东流，直入东海。此三度中，每出珠宝。长白山山高地寒，风劲不休，夏日，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，此山尽是浮石，及东北一名山也。

满洲源流。

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，名布儿湖里。初，天降三仙女浴于泊，长名恩古伦，次名正古伦，三名佛古伦。浴毕上岸，有神鹊啣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，色甚鲜妍，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，遂啣口中，甫着衣，其果放腹中，即感而成孕。告二姊曰：“吾觉腹重，不能同升，奈何？”二姊曰：“吾等曾服丹药，谅无死理，此乃天意，俟尔身轻上升未晚。”遂别去。佛古伦后生一男，生而能言，倏尔长成。母告子曰：“天生汝，实令汝为夷国主，可往彼处。”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，乃与一舟：“顺水去即其地也。”言讫，忽不见。

其子乘舟顺流而下，至于人居之处登岸，折柳条为坐具，似椅形，独踞其上。彼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朵里域名内，有三姓夷酋争长，终日互相杀伤，适一人来取水，见其子举止奇异，相貌非常，回至争斗之处，告众曰：“汝等无争，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，非凡人也。想天不虚生此人，盍往观之？”本酋长闻言罢战，同众往观。及见，果非常人，异而诘之，答曰：“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，姓爱新华言金也觉罗姓也，名布库里英雄，天降我定汝等之乱。”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。众皆惊异曰：“此人不可使之徒行。”遂相插手为舆，拥捧而回。三酋长息争，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，以百里女妻之，其国定号满洲，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。

历数世后，其子孙暴虐，部属遂叛。于六月间，将鳌朵里攻破，尽杀其阖族子孙，内有一幼儿名范噤，脱身走至旷野，后兵追之，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，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，疑为枯木桩，遂回。于是范噤得出，遂隐其身以终焉。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祖故不加害。其孙都督孟特木，生有智略，将杀祖仇人之子孙四十余，计诱于苏苏河虎栏哈达山名下黑秃阿喇黑秃华言横也阿喇岗也，距鳌朵里两千五百余里，杀其半以雪仇，执其半以索眷族，既得，遂释之。于是孟特木居于黑秃阿喇。

都督孟特木生二子，长名充善，次名除烟。充善生三子，长名拖落，次名脱一莫，三名石报奇。石报奇生一子，都督福满。福满生六子，长名德石库，次名刘谄，三名曹常刚，四名觉常刚，五名豹郎刚，六名豹石。德石库住觉里义地方，刘谄住阿哈河洛地方，曹常刚住河洛刚善地方，觉常刚住其祖居黑秃阿喇地方，豹郎刚住尼麻兰地方，豹石住张家地方。六子六处。各立城池，称为六王，乃六祖也五城距黑秃阿喇远者不过二十里，近者不过五六里。长祖德石库生三子，长名苏黑臣代夫，次名谈吐，三名娘古。二祖刘谄生三子，长名禄胡臣，次名麻宁格，三名门土。三祖曹常刚生五子，长名李太，次名武太，三名绰气阿朱古，四名龙敦，五名非英敦。四祖觉常刚生五子，长名李敦把土鲁把土鲁华言英雄也。次名厄里袞，三名界坎，四名塔石，五名塔义。五祖豹郎刚生二子，长名对秦，次名棱得恩。六祖豹石生四子，长名康嘉，次名阿哈纳。三名阿都栖，四名朵里火栖。

彼时有一人，名灼沙纳，生九子，皆强悍。又一人名加虎，生七子，俱骁勇，常身披重铠，连跃九牛。二姓恃其强勇，每各处扰害。时觉常刚有才智，其子李敦又英勇，遂率其本族六王，将二姓尽灭之。自五岭迤东，苏苏河迤西，二百里内，诸部尽皆宾服，六王自此强盛。

初，豹石次子阿哈纳至沙革达部，欲聘部长巴斯汉把土鲁妹为妻，巴斯汉曰：“尔虽六王子孙，家贫，吾妹必不妻汝。”阿哈纳曰：“汝虽不允，吾决不甘心。”遂割发留掷而去。巴斯汉爱东果部长克辙殷富，遂以妹妻其子厄儿机。后厄儿机自巴斯汉家回至阿布塔力岭，被托莫河处厄吐阿禄部下九贼截杀之。贼中有与阿哈纳同名者，群贼相呼，路人悉传阿哈纳之名，克辙闻之曰：“先豹石之子阿哈纳欲聘吾儿妇，其兄不允，吾儿遂娶，今杀吾儿者必此人也。”时哈达国汗万名，闻其言，遣使往告克辙曰：“汝子非豹石之子所杀，乃厄吐阿禄部下九贼杀之，我擒此九贼与尔，尔当顺我。”克辙曰：“吾儿被杀，何故又令我降，此不过以路远之厄吐阿禄为辞耳。吾等地属同邻，若果豹石之子未杀吾儿，何不以金帛馈哈达汗擒此九贼与我面质？若系贼杀吾子，金帛吾当倍偿。”时有曹常刚部落厄革奇尼闻之，即往告其主，曹常刚私遣人往诳克辙曰：“汝子是我部下儿崩革与厄革青格谋杀，若以金帛遗我，我当杀此二人。”克辙曰：“哈达汗言厄吐阿禄部下九贼杀之，尔又云部人杀之，此必汝等设计诳我。”于是遂成讎敌。因引兵攻克六王东南所属二处。六王不能支，相谋曰：“我等同祖所生，今分居十二处，甚是涣散，何不聚居共相保守？”众议皆定，独武太不从曰：“我等同住一处，牲畜难以生息，吾今诣妻父哈达汗处借兵报复。”于是遂借兵，往攻克辙二次，获其数寨。初未借兵之先，六王与哈达国汗互相结亲，兵势比肩，自借兵后，六王之势渐衰。

觉常刚第四子塔石嫡夫人乃阿姑都督长女，姓奚塔喇，名厄争墨气。生三子，长名弩儿哈奇即太祖，号淑勒贝勒淑勒贝勒华言聪睿王也，次名黍儿哈奇，号打喇汉把土鲁，三名牙儿哈奇。次夫人乃哈达国汗所养族女，姓纳喇，名措姐，生一子名把牙喇，号兆里兔兆里兔华言能干也，侧室生一子名木儿哈奇，号卿把土鲁。

初，厄墨气孕十三月生太祖，时己未岁，大明嘉靖三十八年也。是时，有识之长者言，满洲必有大贤人出，戡乱致治，服诸国而为帝。此言传闻，人皆妄自期许。太祖生，凤眼大耳，面如冠玉，身体高耸，骨格雄伟，言词明爽，声音响亮，一听不忘，一见即识，龙行虎步，举止威严。其心性忠实刚果，任贤不二，去邪无疑，武艺超群，英勇盖世，深谋远略，用兵如神，因此号为明汗。十岁时丧母，继母妬之，父惑于继母言，遂分居，年已十九矣，家私止给些须。后见太祖有才智，复以家私与之，太祖终不受。

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，有苏苏河部、浑河部、王家部、东果部、折陈部、长白山内阴部、鸭绿江部、东海兀吉部、斡儿哈部、虎儿哈部、胡笼国中兀喇部、哈达部、夜黑部、辉发部。各部蜂起，皆称王争长，互相战杀，甚且骨肉相残，强凌弱，众暴寡。太祖能恩威并行，顺者以德服，逆者以兵临，于是削平诸部，后攻克大明辽东诸城。

诸部世系。

兀喇国本名胡笼，姓纳喇，后因居兀喇河岸，故名兀喇。始祖名纳奇卜禄，生上江朵里和气，上江朵里和气生加麻哈芍朱户，加麻哈芍朱户生瑞吞，瑞吞生杜儿机，杜儿机生二子，长名克世纳都督，次名库堆朱颜。克世纳都督生辙辙木，辙辙木生万后为哈达国汗。库堆朱颜生太栾，太栾生补烟，尽收兀喇诸部，率众于兀喇河洪尼处筑城称王。补烟卒，其子补干继之，补干卒，其子满太继之。

哈达国汗姓纳喇，名万，本胡笼族也。后因住哈达处，故名哈达，乃兀喇部辙辙木之子，纳奇卜禄第七代孙也。其祖克世纳都督被族人八太打喇汉所杀，万遂逃住什白部瑞哈城。其叔王住外郎逃至哈达部为酋长，后哈达部叛，王住外郎被杀，其子泊儿混杀父仇人，万于是远者招徕，近者攻取，其势愈盛，遂自称哈达汗。彼时夜黑、兀喇、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了，尽皆服之。凡有词讼，悉听处分，贿赂公行，是非颠倒，反曲为直，上既贪婪，下亦效由。凡差遣人役，侵渔诸部，但见鹰犬可意者，莫不索取，得之，即于万汗前誉之，稍不如意，即于万汗前毁之。万汗不察民隐，惟听谰言，民不堪命，往往叛投夜黑，并先附诸部尽叛，国势渐弱。万汗卒，子胡里干袭位，八月而卒，其弟康古鲁袭之，康古鲁卒，弟孟革卜卤袭之。

夜黑国始祖蒙古人，姓土墨忒，所居地名曰张。灭胡笼国内纳喇姓部，遂居其地，因姓纳喇。后移居夜黑河，故名夜黑。始祖胜根打喇汉，生石儿刻命刚兔，石儿刻命刚兔生奇里哈尼，奇里哈尼生出空格，出空格生太杵，太杵生二子，长名卿家奴，次名杨机奴，兄弟征服诸部，各居一城，哈达人归之，兄弟遂皆称王。甲申岁，大明万历十二年，宁远伯李成梁受哈达国贿，以赐敕书为由，诱卿家奴杨机奴至开原关王庙，并所带兵三百皆杀之。卿家奴子布戒，杨机奴子纳林卜禄，各继父位。后李成梁复率兵攻克杜哈、尼牙罕二寨，汉兵亦损伤甚多。成梁又于戊子岁率兵攻纳林卜禄东城，失利而回。

辉发国本姓益革得里，原系沙哈梁兀喇，江尼马谄部人沙哈梁兀喇即混同江，一说黑龙江是也。此源从长白山发出。始祖胜古力，移居渣鲁，后投纳喇姓哈羊干秃墨兔，二人杀七牛祭天，遂改姓纳喇哈羊干秃墨兔所居地名曰张，亦胡笼国人。胜古力生二子，长名流陈，次名背陈。背陈生二子，长名纳灵刚，次名耐呼顽。纳灵刚生拉哈都督，拉哈都督生刚哈谄都督，刚哈谄都督生奇内根打喇汉，奇内根打喇汉生往机奴。往机奴征服辉发部于辉发河边贺里气山，筑城居之，故名辉发。彼时，蒙古插哈拉国土门渣沙兔汗自将来围其城，攻不能克，遂回。往机奴卒，孙摆银答里杀其叔七人，自为辉发国王。

满洲国。

初，苏苏河部内秃隆城，有尼康外郎者，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，唆搆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、夏吉城主阿亥。成梁于二月率辽阳广宁兵，与尼康外郎约以号带为记，二路进攻。成梁亲围阿太城，命辽阳副将围阿亥城。城中见兵至，遂弃城遁，半得脱出，半被截困，遂克其城，杀阿亥。复与成梁合兵围古勒城，其城倚山险，阿太御守甚坚，屡屡亲出绕城冲杀，围兵折伤甚多，不能攻克，成梁因数尼康外郎谗搆，以致折兵之罪，欲缚之。尼康外郎惧，愿往招抚。即至城边赚之曰：“天朝大兵既来，岂有释汝班师之理，汝等不如杀阿太归顺，太师有令，若能杀阿太者，即令为此城之主。”城中人信其言，遂杀阿太而降。成梁诱城内人出，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。

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，祖觉常刚闻古勒被围，恐孙女被陷，同子塔石往救之。既至，见大兵攻城甚急，遂令塔石候于城外，独身进城，欲携孙女以归，阿太不从。塔石候良久，亦进城探视，及城陷，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。后太祖奏大明曰：“祖父无罪何故杀之？”诏下，言：“汝祖父实是误杀”，遂还其尸，仍与敕书三十道，马三十匹，复给都督敕书。太祖曰：“杀我祖父者，实尼康外郎唆使之也，但执此人与我，即甘心焉。”边臣曰：“尔祖父之死，因我兵误杀，故以敕书马匹与汝，又赐以都督敕书，事已完矣。今复如是，吾誓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，令为尔满洲国主。”于是国人信

之，皆归尼康外郎。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，亦欲杀太祖以归之。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，太祖曰：“尔乃吾父部下之人，反令我顺尔，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？”终怀恨不服。

又苏苏河部内，撒儿湖酋长瓜喇，被尼康外郎谮于抚顺将官前，责治之，其弟诺米纳，与本部内加木河寨主刚哈鄯、沾河寨主常书、杨书俱忿恨，相议曰：“与其仰望此等人，不如投爱新觉落六王子孙。”议定，遂来附，杀牛祭天立誓。四酋谓太祖曰：“念吾等先众来归，毋视为编氓，望待之如骨肉手足。”遂以此止言对天盟誓。太祖欲报祖父之仇，止有遗甲十三副，遂结诺米纳，共起兵攻尼康外郎，时癸未岁夏五月也，太祖年二十五矣。

有三祖曹常刚第四子龙敦，唆诺米纳之弟奈哈答曰：“今大明尚欲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，令为满洲主，况哈达万汗又助之，尔何故顺淑勒贝勒耶？”奈哈答往告其兄，诺米纳遂背约不赴。太祖乃起兵往攻之，尼康外郎在秃隆城预知，遂遗军民携妻子走甲板，太祖兵不满百，甲仅三十副，克秃隆而回。

秋八月，太祖复率兵攻甲板，不意诺米纳与其弟奈哈答暗遣人往报，尼康外郎复弃城逃至抚顺所东南河口台，其守边军不容进边，正拦阻时，太祖追至，不料拦阻之故，疑为汉兵助尼康外郎来战，遂退兵扎营。是夜有尼康外郎部下一人投太祖曰：“尼康外郎被大明兵阻拦，不容入边，何故退兵也？”太祖乃还。恨曰：“诺米纳奈哈答二人若不暗送消息，尼康外郎必成擒矣”，正恨间，诺米纳奈哈答遣使来曰：“浑河部夸家并甲孔木二处，不许侵犯，其东加与把里答二处，乃吾仇敌，尔若攻破与我则已，不然吾当阻其边路，不容尔行兵。”太祖闻言愈恨之。时刚哈鄯与常书、杨书三人亦忿甚，谓太祖曰：“若不先破诺米纳，吾等必附诺米纳矣。”太祖从言，遂阴定破诺米纳之计，阳与诺米纳合兵攻城。太祖谓诺米纳曰：“尔兵可先攻。”诺米纳不从，太祖曰：“尔既不攻，可将盔甲器械与我兵攻之。”诺米纳不识其计，将器械尽付之。兵器既得，太祖执诺米纳、奈哈答杀之，遂取撒儿湖城而回。其逃散之众，有复归者，太祖尽还其妻孥，仍令居撒儿湖，众修整其城，复叛。

尼康外郎部族，并先附之人相谓曰：“尼康外郎前为敌兵所逼，值垂亡之际，往奔大明，尚尔不容，况肯筑城于甲板，令为满洲主耶？足证前言皆诳吾辈耳！”遂叛之。尼康外郎惧，携妻孥亲属，逃于汛纳哈所属鹅儿浑，筑城居住。太祖以同母妹妻刚哈鄯。

六祖豹石之子康嘉与绰其达焦鄯等同谋，请哈达国兵令浑河部招加城主李岱导引（李岱亦宗人），劫太祖所属之胡吉寨而去。至中途，甫分人畜，太祖部将雄科落把土鲁巴宗，领十二人追至其处，突然而入，敌兵遂败，杀四十余人，尽获所掠而回雄科落初名谮班哥，因其英勇超众，故名雄科落把土鲁。

有长祖、次祖、三祖、六祖之子孙同誓于庙，欲谋杀太祖。至夏六月晦暝之夜亥时，方竖梯登城，太祖心神不宁，因起著衣，带弓矢，持刀登城观之，贼见太祖立城上，皆坠城而遁。

九月内，贼乘夜阴晦，拔太祖住宅栅木潜入，时有犬名汤古哈，四顾惊吠，太祖觉之，将二男一女匿于柜下，乃执刀大呼曰：“何处贼敢来相犯，汝不入我即出，毋得退缩。”故将刀柄击窗有声，作由窗而出之势，仍由户出。贼见出势勇猛，皆遁去。时有部落趴海睡于窗下，被贼刺死。

甲申岁正月，太祖起兵征李岱。时值大雪，至刚哈岭，山险兵难进，太祖之叔暨兄弟辈同劝回兵，太祖曰：“李岱系我同姓，乃忍引他人害我，我岂甘心？”遂凿山为磴，鱼贯而上，将马以索系拽上岭，至李岱城下。有三祖之子龙敦，预差人报与李岱，遂聚兵登城，张号待敌。太祖部众曰：“城内有备，何以攻之，不如回兵。”太祖曰：“我明知其有备，必无还理。”督兵攻城，即时克之。宥李岱之死而养之，遂回兵。

龙敦唆沙木张曰沙木张乃太祖庶母之弟：尔妹见在我家，汝可与我同谋杀刚哈鄙刚哈鄙太祖妹夫。沙木张听其言，带领族人遮杀于路。太祖闻之，聚众往寻其尸。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，竟无同一往者。太祖带数人往寻之。族叔尼马兰城主棱登止之曰：“族人若不怨汝，焉肯杀汝妹夫，汝勿往，恐被人害。”太祖大怒，遂披甲跃马，登城南横冈，弯弓盘旋，复回城内，大呼曰：“有杀吾者可速出！”族人皆惧，无敢出者，太祖取其尸，竟纳入室中，解衣服靴帽，厚葬之。

四月内，太祖睡至夜半，闻门外有步履声，即起，佩刀执弓，将子女藏于僻处，令后故意如厕，太祖紧随，以后体蔽己身，潜伏于烟突侧，后即回室。是夜阴晦，忽电光一烛，见一贼将近，太祖以刀背击仆，喝令家人缚之。家人老汉等言，缚之何用，当杀之。太祖暗思，贼必有主，若杀之，其主必以杀人为名，加兵于我，自料兵少难敌，乃佯言曰：“尔必来偷牛。”其贼答以偷牛是实，并无他意。老汉又言：“此贼实害我主，诈言偷牛，可杀之，以戒后人。”太祖曰：“此贼实系偷牛，谅无别意。”遂释之。

五月，太祖夜宿，有侍婢不寐，在灶燃灯，忽燃忽灭，太祖见而疑之。亦著短甲于服内，持弓刀作外便状，至烟实侧，见排栅空处，隐隐看人形，露其首，恍惚不真，详视之，则无矣。时天色甚晦，忽看电光，见贼已逼近，遂发一矢，被贼躲过，中其肩衣而走，复追射一矢，穿贼两足，以刀背击其首，昏绝于地，遂缚之。有弟兄亲族俱至，言挞之无益，不如杀之。太祖曰：“我若杀之，其主假杀人为名，必来加兵，掠我粮石，粮石被掠，部属缺食，必至叛散。部落散则孤立矣，彼必乘虚来攻。我等弓箭器械不足，何以御敌？又恐别部

议我杀人启衅，不如释之为便。”遂纵之，其贼名义束。

六月，太祖为刚哈鄯复仇，率兵四百往攻纳木张、沙木张，内申、湾吉干。直抵马儿墩山下，见山势陡峻，乃以战车三辆并进，路渐隘，一车前进，二车随之。将近城下，路愈隘，令三车前后联络上攻。城上飞石击之，复用木撞其车，前车被摧，后车相继，二车俱坏，众皆蔽身于一车之后，缩首不能上攻。太祖奋勇当前，距城丈许，乃蔽于木桩后射一矢，正中内申之面，直贯其耳，复射四人，俱仆，城上兵皆却。太祖令兵稍退，远围之，绝其汲路。连攻三日，至四日夜，密令兵跣足登山，袭破之。内申湾吉干弃城走界凡，遂取其城而回。

时东果部众酋相议曰：“昔六王族众借哈达国兵，掠我数寨，今彼与哈达国已成仇隙，我等乘此机会，宜往报仇。”邀以蟒血淬箭以备用。其后，部中自相扰乱。太祖闻之，谓诸将曰：“东果部自乱，我辈宜乘时往攻。”诸将谏曰：“兵不可轻入他人之境，胜则可，倘有疏失，奈何？”太祖曰：“我不先发，倘彼重相和睦，必加兵于我矣。”众皆从之。于九月内，太祖率兵五百，往攻东果部长阿亥，阿亥聚兵四百，闭城以待。太祖兵至，围阿亥所居奇吉答城，将上悬楼并城外房屋尽焚之。城将陷，会大雪，遂罢攻，令兵先行，太祖带十二人伏于火烟笼罩之处。城内以为兵退，乃遣军出城，太祖突出，破其众，斩四人，获甲二副而回。

时有王家部内一酋，名孙扎七光滚，谒太祖曰：“吾曾被瓮哥落处人所擒，乞贝勒助一旅之师，为我雪仇。”太祖闻其言默思：“吾既兴兵至此，当乘兹以蹂躏一方。”遂与孙扎七光滚星夜前进。有光滚兄子带度，密令人往送消息，瓮哥落人知之，遂敛兵于城。太祖兵临城下，攻之，焚其悬楼并周城房屋。太祖登房跨脊上，射城内之人，被城内鹅儿古尼一箭正中其首，透盔伤肉深指许。太祖拔箭，见城内一人奔走于烟突僻处，太祖即以所拔之箭射之，穿两腿，应弦而倒。太祖箭伤，血流至足，犹弯射不已。时一人名老科，乘火烟暗发一矢，正中太祖项，镞卷如钩，拔出带肉两块项下有锁子围领，矢中有声，镞分如双钩。众见太祖被伤，俱登屋欲扶回。太祖曰：“尔等勿得近前，恐敌知觉，待我从容自下。”项血涌出，太祖以手搵箭眼，拄弓下屋，伏二人肩上，昏仆于地。诸将懊悔不已。及复苏，将箭痕裹束厚数寸，昼夜血犹不止，昏迷累次，每苏时辄饮水，至次日未时，其血方止。于是弃将得之之城而回。太祖疮愈，率兵复攻瓮哥落城，克之。众将欲杀鹅儿古尼、老科，太祖曰：“二人射我，乃锋镝之下，各为其主，孰不欲胜？吾今释而用之，后或遇敌，彼岂不为我用命哉！此等之人，死于锋镝者尤当惜之，何忍因伤我而杀之，也！”赐以牛禄之爵属三百人，厚养之。

乙酉年二月，太祖率五十人，甲二十五副，掠界凡寨。不意界凡寨预知，已有备，竟无所获。回兵时声界凡、撒儿湖、东家、八儿答四城酋长，会兵四百，追射至界凡南太栾之野太栾岗名。内申、把木尼二酋当先追至，太祖一见，即单身拔马欲斩内申，内申先以刀断太祖鞭，太祖奋力一刀挥内申背为两段，随转身射把木尼于马下。众兵见二酋死，俱退却而立。我军曰：“马俱瘦弱，为之奈何？”太祖曰：“众可下马，佯以弓稍拂雪，作拾箭状，徐徐勒马而退，待过岭以盐水炒面饮马，解其疲，我自殿后为疑兵计。”言毕，令兵先行。太祖立于斩内申处，内申部众呼曰：“人已死，何不去，欲食其肉耶？汝回，我辈欲收主尸。”太祖言：“内申系我仇，幸得杀之，肉亦可食。”言讫遂回，欲令瘦弱之兵远行，乃率七人将身隐僻处，露其盔，似伏兵之势。内申部众又呼曰：“汝有伏兵，我等知之矣。二主已被杀。犹欲尽杀我等耶？”于是太祖全其羸马而回。

四月，太祖率马步兵五百征折陈部，时大水，令众兵回，止带绵甲五十人，铁甲三十人进掠。有加哈酋长苏枯来虎，密令人报与托木河、张佳、八儿答、撒儿湖、界凡，五城知之，遂合兵一处。有后哨章金能古特，一见敌兵，即飞报，不意误失太祖处。太祖恃有后哨，亦不深备，不期敌兵忽至。太祖见其兵阵于界凡、浑河、直至南山，约八百余。有夹陈、桑古里二人豹郎刚之孙也，见敌兵大恐，解其甲与人。太祖怒曰：“汝等在家，每自称雄于族中。今见敌兵，何故心怯，解甲与人？”言讫，自执旗先进，见敌兵不动，遂下马，将马逐回，率其弟木儿哈奇，并二家人杨布禄、鹅凌刚，四人奋勇步射，直入重围，混杀敌兵二十人，遂败其兵。八百人不能抵挡，皆涉浑河而走。时太祖战酣甚疲，喘息不定，卸其兜鍪，遂解甲不及，以手断其扣。正憩时，后之兵将方至。众曰：“乘此势，可追杀之”，太祖怒而不应。敌兵已渡浑河，太祖稍息，重整盔甲，率兵追杀四十五人。与木儿哈奇追至界凡，有一险隘，山名极陵，立于其上，见败兵十五人来奔此山，太祖恐敌见之，去其盔缨，隐身而待，先射为首一人，中其腰仆地，木儿哈奇又射死一人，余皆坠崖而死。太祖收兵曰：“今以四人败八百众，实天助之也，”’全胜而回。

九月内，太祖率兵往攻按兔瓜儿简寨苏苏河部所属，破之，杀其寨主内莫昏而回。

丙戌年五月内，太祖攻克播一混山城浑河部所属。

七月内，太祖率兵环攻托木河城折陈部所属。时暴雷击死二人，遂罢攻而回。后招服之。乘使往攻仇人尼康外郎，沿途诸部皆是仇敌，星夜越进，攻鹅儿浑城，克之。时尼康外郎不在城中。初城外有四十余人，不及进城，带妻子逃走，为首一人穿青绵甲，戴毡帽，太祖见之，疑是尼康外郎，单身直入四十人中

，内一人箭射太祖胸旁，从肩后露镞，共中伤三十处。太祖不怯，犹奋勇射死八人，复斩一人，余众皆散。鹅儿浑城内有汉人十九名，亦杀之。又捉中箭伤者六人，太祖复深入其箭，令带箭往南朝传信：“可将仇人尼康外郎送来，不然我必征汝矣。”遂回。大明官遣使言：“尼康外郎既入中国，岂有送出之理，尔可自来杀之。”太祖曰：“汝言不足信，莫非诱我入耶？”使者又言：“若不亲往，可少遣兵去，即将尼康外郎与汝。”太祖令戒沙带四十人往大明，及至，尼康外郎，一见即欲登台趋避，而台上人已去其梯，尼康外郎遂被戒沙斩之而回。大明因前误杀太祖父祖，自此每年与银八百两，蟒段十五匹，以了其事。

丁亥年，太祖于首里口虎拦哈达下，东南河二道，一名夹哈，一名首里，夹河中一平山，筑城三层，启建楼台。

六月，二十四日，定国政，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。

又率兵征折陈部阿儿太，克其山城，杀之。

八月内，令厄一都把土鲁领兵取巴里代城。厄一都承命前一进，至浑河时，水汜涨不能渡，遂以绳连军士之颈，拽而渡之。厄一都领壮士数人，夜竖梯攻之。及登城，城上人迎敌，厄一都跨城垛而战，中伤约五十处，犹死战不退，城中人遂皆溃走，即乘势取其城而回。

太祖领兵往攻洞城，克之，招降其城主甲海而回。

戊子年四月，有哈达国万汗孙女阿敏姐姐胡里罕勒女也，其兄戴鄙送妹与太祖为妃。亲迎之，至于洞地名，坐旷野以待。时一人乘马带弓矢过于前，太祖讯左右为谁，左右对曰：“东果部人，名纽妄肩，善射，本部无出其右者。太祖遂令人唤至是，对面一柳，相距百余步，令射之。纽妄肩即下马挽弓，射五矢，止中三矢，上下不一。太祖连发五矢皆中，众视之，五矢攒于一处，相去不过五寸，凿落块木而五矢始出。戴鄙同妹至，太祖设宴成礼，遂纳之。

时有酸之酋长酸地名也葛儿气唆儿戈率本部军民归，太祖以其子非英冻为大臣。又东果部酋长克辙孙呵呵里，亦率本部军民归，太祖以长公主嫩姐妻之，授以大臣之职。又鸭里古酋长胡喇虎，杀兄弟族众，率军民来归，将其子胡里罕赐姓觉落，为养子，亦授大臣之职。太祖遂招徕各部，环满洲而居者，皆为削平，国势日盛。

与大明通好，遣人朝贡，执五百道敕书，领年例赏物。本地所产，有明珠、人参、黑狐、玄狐、红狐、貂鼠、猗狸狌、虎豹、海獭、水獭、青鼠、黄鼠等皮，以备国用。抚顺、清河、宽奠、瑗阳四处关口，互市交易，照例取赏。因此满洲民殷国富。

初，太祖如夜黑，其国主杨机奴见其相貌非常，言：“我有小女，堪为君配

，待长缔姻。”太祖曰：“若缔姻，吾愿聘汝长女。”杨机奴答云：“我非惜长女不与，恐不可君意，小女容貌奇异，或者称佳偶耳。”太祖遂聘之。杨机奴故后，子纳林卜禄于是年九月内，亲送妹于归，太祖率诸王臣迎之，大宴成婚，即天聪皇帝母也。

是年太祖率兵攻王家城，夕过东胜岗，忽天陨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光芒彻地，众马皆惊。兵至王家城，克之，杀酋长带肚墨儿根。

己丑年，太祖北兵往攻赵家城酋长宁谷钦章京。太祖伏兵赵家城下，城内兵百余出，遇伏兵射之，敌兵直冲太祖所立之处，欲奔入城，太祖独入百人中，手刃九人，余四散未得进城。围四日，其城将陷，我兵少懈，四出掳掠牲畜财物，喧哗争夺。太祖见之，解甲与大将奈虎曰：“我兵争此微物，恐自相残害，尔往谕禁之。”奈虎至，不禁人之掳掠，亦随众掠之。太祖将己绵甲复与把儿代，令往取奈虎铁甲来，以备城内冲突。把儿代复随众掳掠。忽城内十人突出，有族弟王善，被敌压倒于地，跨其身，将以枪刺之，太祖一见，身无甲胃，挺身驰往，发一矢，中敌面额，应弦而死，救起王善，克其城，杀宁谷钦而回。

辛卯年，太祖遣兵攻长白山鸭绿江部，尽克之而回。

时夜黑国主纳林卜禄，遣部下宜儿当阿、摆斯汉二人来谓太祖曰：“兀喇、哈达、夜黑、辉发、满洲总一国也，岂有五王之理？尔国人众，我国人寡，可将额儿泯、架孔木二处，择一让我。”太祖答曰：“我乃满洲，尔乃虎伦，尔国虽大，我不得取，我国虽大，尔亦不得取。况国非牲畜可比，焉有分给之理？尔等皆执政之臣，不能极力谏主，奈何忝颜来相告耶？”言毕，令回。夜黑、哈达、辉发三国会议，各遣使来，夜黑主纳林卜禄差尼哈里、兔儿德，哈达国主孟革卜卤差代某布，辉发国主摆银答里差阿喇泯。比至，太祖宴之。内兔儿德起向太祖曰：“我主有命，遣我来言，欲言又恐触怒见责。”太祖曰：“尔主之言与尔无干，何为责汝？如彼以恶言来，我亦以恶言往。”兔儿德曰：“昔索地不与，令投顺不从，两国若成仇隙，只有我兵能践尔境，谅尔兵敢履我地耶？”太祖闻言大怒，掣刀断案曰：“尔主弟兄，何常与人交马接刃，碎烂甲胃，经此一战耶？昔孟革卜卤、戴鄙叔侄自相扰乱，如二童争骨满洲儿童每掷骨为戏故云云，尔等乘乱袭取，何故视我如彼之易也，尔地四周果有边垣之阻耶？吾即昼不能往，夜亦能至彼处，尔其奈我何，徒张大言胡为乎？昔我父被大明误杀，与我敕书三十道，马三十匹，送还尸首，坐受左都督敕书，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，每年给银八百两，蟒段十五匹，汝父亦被大明所杀，其尸骸汝得收取否？”遂书前言，遣阿林恰复之，谕之曰：“尔到彼处当诵之，若惧而不诵，即住于彼处，勿复见我。”嘱毕，令行。时布戒贝勒预

知，接至家，欲视其书，阿林恰将书当面朗诵。布戒曰：“此书我已知之，何必送与吾弟？”阿林恰曰：“我主曾命对二主面诵，若止见贝勒，难复主命。”布戒曰：“吾弟出言不逊，汝主恨之诚是，但恐见此书怒责汝也。”言毕乃收其书，阿林恰遂回。

时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、内阴二卫，同引夜黑兵，将满洲东界叶臣所居洞寨劫去。太祖正坐楼上，诸将闻而告之。太祖曰：“任伊劫去，岂有水能透山，火能逾河之理？朱舍里、内阴是我同国，乃敢远附异国之夜黑，劫掠我寨，盖水必下流，朱舍里内阴二部终为我有矣。”

癸巳年，夜黑国主布戒、纳林卜禄贝勒，因太祖不顺，纠合哈达国主孟革卜卤、兀喇国主满太、辉发国主摆银答里四国兵马，于六月内，劫去户布恰寨，太祖即率兵追之。时哈达兵已归，我兵直抵其国。是夜，太祖以步兵伏于中途，少带兵从，亦取哈达国富儿家奇寨而回。时哈达国追兵至富儿家奇寨，太祖欲诱敌至伏兵处，恐追兵复回，乃令兵前行，独身为殿以诱之。于是敌兵追至，前一人举刀迎之，后三人并马来战。太祖自思，后追者三人无妨，若前一人迎面来，恐伤面目，欲射之，时敌在右，不便于射，因转弓过马首，射中敌人马腹，其马惊跃，后三人乘太祖发矢之会，一齐杀来，太祖马惊几坠，幸右足扳鞍，仅得复骑，发一矢射孟革卜卤马仆地，其家人代因布禄将自马与主乘之，代因布禄步奔而回。太祖仍率马兵三人，步兵二十余迎之，败其敌众，杀兵十二人，获甲六副，马十八匹而回。

九月内，夜黑国主布戒、纳林卜禄，哈达国主孟革卜卤，兀喇国布占太满太弟也，辉发国主摆银答里，嫩江蒙古廓儿沁国主瓮刚代、莽古、明安，实伯部，刮儿恰部，朱舍里卫主悠冷革，内阴卫主搜稳塞革失，九国兵马会聚一处，分三路而来。太祖闻之，遣兀里堪东探，约行百里，至一山岭，乌鸦群噪，不容前往，回时则散。再往群鸦扑面，兀里堪回，备述前事。太祖曰

：“‘可从加哈向浑河探之。’”及至，夕见浑河北岸敌兵营火如星密，饭罢即起行，过夏鸡岭。兀里堪探的，飞报太祖，言敌国大兵将至，时近五更矣。太祖曰：“人言夜黑国不日兵来，今果然也。我兵夜出，恐城中人惊，待天明出兵，传谕诸将。”言毕复寝。滚代皇后推醒太祖曰：“今九国兵马来攻，何故盹睡，是昏昧耶？抑畏惧耶？”太祖曰：“畏敌者必不安枕，我不畏彼，故熟睡耳。前闻夜黑兵三路侵我，来期未的，我心不安，今日已到，我心始定。我若有欺骗处，天必罪我，我当畏之。我承天命，各守国土，彼不乐我安分，反无故纠台九部之兵，欺害无辜之人，天岂祐之？言讫复睡，以息精神。天明饭毕，率诸王臣谒庙，再拜祝曰：“天地三光，万灵神祇，我弩儿哈奇与夜黑本无事故，今彼引兵攻我，惟天鉴察。”又拜祝曰：“愿天令敌垂首，祐我奋扬

，兵不遗鞭，马无颠蹶。”叩祝毕，率兵至拖素寨，立于津渡处，谕之曰：“尔等可尽解臂手顿项留于此，若伤肱伤颈，唯命是听，不然身受拘束，难以胜敌，我兵轻便，必获全胜矣。”众遵令尽解之。行至加哈处，有城守奈虎、山坦来告曰：“夜黑兵辰时已到，围加哈关，见势不能克，往攻黑机革城，敌兵甚多。”众皆失色。有加哈一人，名狼塔里，后至，呼曰：“贝勒何在，我兵见有几何？”言讫登山望敌势，向太祖曰：“若以来兵为多，我兵亦不少，昔与大明交战，彼兵漫山遍野，我兵二三百，尚败其众，今我兵有胆气骁勇，必败此兵，若不胜，我甘军法。”于是众心稍安。太祖遣人往探曰：“来兵若欲回，今晚即击之，否则明日再战。”哨探报敌兵扎立营寨，搬运粮草，太祖亦安营。是晚，夜黑营中一人逃来曰：“夜黑布戒贝勒、纳林卜禄贝勒兵一万，哈达孟格卜卤贝勒、兀喇布占太贝勒、辉发摆银答里贝勒兵一万，蒙古廓儿沁瓮刚代贝勒，莽古贝勒、明安贝勒、实伯部、刮儿恰兵一万，共兵三万。”我兵闻之，又皆失色。太祖曰：“尔众无忧，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战。吾立险要之处，诱彼来战，彼若来时，吾迎而敌之，诱而不来，吾等步行，四面分列，徐徐进攻。来兵部长甚多，杂乱不一，谅此乌合之众，退缩不前，领兵前进者，必头目也，吾等即接战之，但伤其一二头目，彼兵必走。我兵虽少，并力一战，可必胜矣。”次日平明起兵。夜黑兵先攻黑机革城未下，是日又攻，时太祖兵到，立阵于古勒山险要之处，与黑机革城相对，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。布阵已完，遣厄一都领兵一百挑战，夜黑见之遂不攻城，收兵来敌。满洲兵一战杀九人，夜黑兵稍退。有布戒、金台石及廓儿沁三贝勒，领兵合攻一处，时布戒先入，所骑之马被木撞倒，有满洲一卒名吾谈，即向前骑而杀之，其兵大败。夜黑贝勒等见布戒被杀，皆痛哭，一其同来贝勒等大惧，并皆丧胆，各不顾其兵，四散而走。明安马被陷，弃鞍赤身，体无片衣，骑驛马脱出。太祖纵兵掩杀，尸满沟渠，杀至哈达国钗哈寨南吾黑运之处。是夜结绳拦路，杀败兵甚众。次日，一人生擒布占太跪见太祖曰：“我得此人欲杀之，被自呼毋杀，许与赎贖，因此缚来。”太祖问曰：“尔何人也？”其人叩首答曰：“我畏杀，未敢明言，我乃兀喇国满太之弟布占太，今被擒，生死只在贝勒。”太祖曰：“汝等会九部之兵欺害无辜，天厌汝等。昨日布戒已经杀死，彼肘若得汝亦必杀矣。今既来见，岂肯杀汝？语云；生人之名，胜于杀，与人之名胜于取。”遂释其缚，赐猓狸裘，养之。是战也，杀其兵四千，获马三千匹，盔甲千副，满洲自此威名大震。

初，朱舍里部长悠冷革章京，曾胁九部兵来，故太祖十月内遣兵招服之。

又内阴部搜稳、塞革失二人，聚七村人据佛多古山而居，太祖于闰十一月，命厄一都、刚盖扎儿胡七、雄科落三人，领兵一千，围佛多古山，日每攻击，三

月而下，斩搜稳、塞革失，即日回兵。

甲午年，蒙古廓儿沁部明安贝勒，腾儿腾部捞扎贝勒始遣使往来。于是蒙古各部长遣使往来不绝。

乙未年六月，太祖领兵伐辉发摆银答旦贝勒，克取多必城，斩守将克充革、苏猛革二人而回。

丙申年二月，大明国遣官一员，高丽国亦遣官二员，从者共二百人来，太祖令部兵尽甲亲迎至妙弘廓地界，接入大城，以礼相叙，公事毕，辞别而去。

先，阵前所擒布占太，恩养四载，至是七月，太祖欲放归，令秃儿空黄占、拨儿孔非英占二人护送。未至其国时，布占太兄满太父子二人往所属拴烟湿拦处修边凿壕，父子淫其村内二妇，其夫夜入，将满太父子杀之。及希占太至日，满太叔女兴泥牙贝勒谋杀布占太，欲夺其位。其护送二大臣保守门户甚严，不能加害，于是兴泥牙投夜黑而去。布占太遂继兄位为兀喇国主。护送二人辞回。

十二月，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，恩犹父子，将妹溲奈送太祖弟黍儿哈奇贝勒为妻，即日设宴成配。

丁酉年，夜黑、兀喇、哈达、辉发，同遣使曰：“因吾等不道，以至于败兵损名，今以后，吾等更守前好，互相结亲。”于是夜黑布羊古妹欲与太祖为妃，金台石女欲与太祖次子带善贝勒为妻。太祖乃备鞍马盔甲等物以为聘礼，更杀牛设宴，幸白马，削骨，设酒一杯，肉一碗，血土各一碗，插血会盟。四国相继而誓曰：“自此以后，若不结亲和好，似此屠牲之血，蹂踏之土，剮削之骨而死。如践盟和好，食此肉，福寿永昌。”誓毕，太祖亦誓曰：“汝等应此盟言则已，不然，吾待三年，果不相好，必统兵伐之。”后蒙古得罪，太祖命木哈量伐之，获马四十匹，时纳林卜禄背盟，将所获尽夺之，仍擒木哈量送与蒙古。又将金台石之女与蒙古腾儿腾部戒沙贝勒结亲。其布占太亦因与夜黑通，将满太妻都都库氏所玩铜锤，遣使送与纳林卜禄。又将满洲所属斡儿哈部内按褚拉库、内河二处酋长落吞、刚石吞、旺吉诺三人许献夜黑，请其使而招服之。

戊戌年正月，太祖命幼弟把牙喇台吉、长子出燕台吉、与刚盖、非英冻扎儿胡七等，领兵一千，征按褚拉库。星夜驰至，取其屯寨二十处，其余尽招服之，获人畜万余而回。于是赐出燕台吉名烘把土鲁，把牙喇台吉名著里革兔。是年，哈达孟格卜卤贝勒所居城北有血自溪流。

十二月，布占太不忘其恩，带从者三百来谒，太祖以弟黍儿哈奇贝勒女厄石太妻之，盔甲五十副，敕书十道，以礼往送。

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

武皇帝实录卷之二

己亥年正月、东海兀吉部内虎儿哈二酋长王格、张格，率百人来贡土产：黑白红三色狐皮，黑白二色貂皮。自此兀吉虎儿哈部内所居之人，每岁入贡，其中酋长箔吉里等六人乞婚，太祖以六臣之女配之，以抚其心。

时满洲未有文字，文移往来，必须习蒙古书，译蒙声语通之。二月，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，榜识厄儿得溺、刚盖对曰：“我等习蒙古字，始知蒙古语，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，我等实不能。”太祖曰：“汉人念汉字，学与不学者皆知，蒙古之人念蒙古字，学与不学者亦知，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，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。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，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？刚盖厄儿得溺对曰：“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，但因翻编成句，吾等不能，故难耳。”太祖曰：“写阿字下合一妈字，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？厄字下合一脉字，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？吾意决矣，尔等试写可也。”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。创制满洲文字，自太祖始。

三月，始炒铁、开金银矿。

是时，哈达国孟革卜卤与夜黑国纳林卜禄因隙构兵，力不能敌，孟革卜卤以三子与太祖为质乞援。太祖命非英冻、刚盖二人，领兵二千往助，纳林卜禄闻之，遂令大明开原通事赍书与孟革卜卤曰：“汝执满洲来援之将，挟赎质子，尽杀其兵，如此，汝昔日所欲之女，吾即与之为妻，二国仍旧和好。”孟革卜卤依言，约夜黑人于开原，令二妻往议。太祖闻之，九月发兵征哈达。太祖弟黍儿哈奇贝勒曰：“可令我为先锋，试看若何？太祖命领兵一千前进。行至哈达国，哈达兵出城拒之，黍儿哈奇按兵不战，向太祖曰：“有兵出城迎敌。”太祖曰：“此来岂为城中无备耶？”怒喝黍儿哈奇贝勒曰：“汝兵向后！”即欲前进。时黍儿哈奇贝勒兵尚阻路，遂绕城而行，城上发矢，军中伤者甚多。至初七日，攻得其城。有大臣杨古里生擒孟革卜卤来报，太祖曰：“勿杀”，召至前跪见毕，太祖以己之貂帽及豹褂赐而养之。哈达国所属之城尽招服之，其军士器械，民间财物，父母妻子，俱秋毫无犯，尽收其国而回。自此哈达国遂亡。后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，放还其国，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，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，事泄，将孟革卜卤、刚盖与通奸女俱伏诛。

辛丑年正月，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吴儿户代为妻。万历皇帝不喜，遂责之曰：“汝何故破哈达，掳其人民？今可令吴儿户代复国。”太祖迫于不得已，仍令吴儿户代带其人民而还。后夜黑纳林卜禄率蒙古兵频侵哈达，太祖奏万历皇帝曰：“吾已从命令吴儿户代还国矣，今夜黑国率兵屡次侵掠，何故以吾所获之国，受制于夜黑？”万历皇帝不听。时哈达国饥，人皆无食，向大明开原城祈粮，不与，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。太祖见此流离，仍复收

回。

是年，太祖将所聚之众，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，前此凡遇行师出猎，不论人之多寡，照依族寨而行。满洲人出猎，开围之际，各出箭一枝，十人中立一总领，属九人而行，各照方向，不许错乱，此总领呼为牛禄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，于是以牛禄厄真为官名。

十一月内，兀喇国布占太送满太之女名阿把亥与太祖为妃，太祖以礼迎之，大宴成婚。

布占太先聘夜黑布戒之女，后又聘蒙古廓儿沁明安之女，以盔甲十副，貂裘猓狸猓裘共十领，金银各十两，骆驼六只，马十匹，鞍（原字为左革右占）俱备，为聘礼，明安受其礼，食言不与，布占太耻之，仍欲聘太祖之女，遂遣使求于太祖曰：“昔擒我于阵中留养之，令为兀喇国主，以女妻我，前未经岳丈知，曾以币物聘夜黑并蒙古之女，蒙古受礼而悔亲，岳丈既恩我，若宥我不告之罪，再结一亲，递相往来。”太祖允之，又以弟黍儿哈奇贝勒女娥恩姐，至癸卯年，遣大臣以礼往送为婚。

后太祖从虎拦哈达南岗，移于黑秃阿喇处黑秃阿喇在苏苏、加哈二河之间，乃祖居也，筑城居住，宰牛羊三次，犒劳夫役。

是年，中宫皇后疾笃，思母一会，太祖遣人至夜黑往请，后兄纳林卜禄阻之，止令家人南太来。太祖曰：“我未获罪于舅，前掠我护卜插寨，后复率九国兵来侵我，汝夜黑、哈达、兀喇、辉发，因前加兵侵我，曾自任其非，各许互相结亲，宰白马已当天盟誓，今汝夜黑背前盟，将我所聘之女另与蒙古，今尔妹病笃永诀之际，欲母一见，汝不容相会，是与我断好矣。既如此，我何必讳言，自今后，两家已成敌国，我将筑城汝地，日为仇杀。”言讫，令南太回。

九月内，中宫皇后薨。后姓纳喇，名孟古姐姐，乃夜黑杨机奴贝勒之女，年十四适太祖。其面如满月，丰姿妍丽，器量宽洪，端重恭俭，聪颖柔顺，见逢迎而心不喜，闻恶言而色不变，口无恶言，耳无妄听，不悦委曲谗佞辈，吻合太祖之心，始终如一毫无过失。太祖爱不能舍，将四婢殉之，宰牛马各一百致祭，斋戒月余，日夜思慕痛泣不已，将灵停于院内，三载方葬于念木山。

于是太祖恨夜黑不令母子相会之仇，遂于甲辰年正月初八日率兵往攻。十一日，至夜黑国二城，一曰张，一曰阿气郎，俱克之，收二城七寨人畜二千余，即班师。

乙巳年三月，于城外复筑大郭，宰牛羊犒赏夫役五次。

曩时卖参与大明国，以水浸润，大明人嫌湿推延，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，急售之，价又甚廉，太祖欲煮熟晒干，诸王臣不从，太祖不徇众言，遂煮晒，徐徐发卖，果得价倍常。

是年，蒙古胯儿胯部把岳卫打儿汉贝勒之子恩格得力台吉进马二十匹来谒。太祖曰：“越敌国而来者，不过有所希图而已”，遂厚赏之。

丙午年十二月，恩格得力又引蒙古胯儿胯部五卫之使，进驼马来谒，尊太祖为昆都仑汗即华言恭敬之意。从此蒙古相往不绝。

丁未年，东海斡儿哈部蜚敖城主策穆德黑谒太祖曰：“吾地与汗相距路遥，故顺兀喇国主布占太贝勒，彼甚苦虐吾辈，望往接吾等眷属，以便来归。”太祖令弟忝儿哈奇与长子烘把土鲁贝勒，次子带善贝勒与大将军非英冻、虎儿憨等，率兵三千，往蜚敖城搬接。是夜阴晦，忽见旗有白光一耀，众王大臣尽皆惊异，以手摩之，竟无所有，竖之复然。忝儿哈奇王曰：“吾自幼随征，无处不到，从未见此奇怪之事，想必凶兆也。”欲班师。烘把土鲁、带善二王曰

：“或吉或凶，兆已见矣，果何据而遂欲回兵？此兵一回，吾父以后勿复用尔我矣。”言讫率兵强进。至蜚敖城，收四周屯寨约五百户，先令非英冻、虎儿憨领兵三百护送。不意兀喇国布占太发兵一万截于路。虎儿憨见之，将五百户眷属扎营于山岭，以兵百名看守，一面驰报众贝勒，一面整兵二百，占山列营，与敌兵相持。经一夜，次日兀喇兵来战，大将杨古里率众奋力交锋，杀兀喇兵七人，我兵止伤一人，敌兵退回，渡河登山，畏惧无复敢来，两军扎营相持。是日未时，三王率兵齐至，见之，烘把土鲁、带善二王策马奋怒曰：“吾父素善征讨，今虽在家，吾二人领兵到此，尔众毋得愁惧，布占太曾被我国擒捉，铁锁击颈，免死而主其国，年时未久，布占太犹然是身，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，岂天释之耶？尔勿以此兵为多，天助我国之威，吾父英名夙著，此战必胜。”众皆曰：“吾等愿效死力”，遂奋勇渡河。烘把土鲁、带善二王各领兵五百，二路登山而战，直冲入营，兀喇兵遂败。有波可多贝勒，被带善王左手捉其盔杀之，其子亦被杀，生擒常朱父子并户力布，杀兵三千，获马五千匹，甲三千副。时追杀败兵之际，忝儿哈奇贝勒原率五百兵落后立于山下，至是方驱兵前进，又被大山所阻，及绕山面来，未得掩杀大敌。是日晴明，霎然阴云大雪，其被伤敌兵冻死甚多。及班师，太祖赐弟忝儿哈奇名为打喇汉把土鲁，出燕奋勇当先，赐名阿儿哈兔土门，带善与兄并力进战，杀波可多，赐名为古英把土鲁，常书、纳奇布二将负太祖所托，不随两贝勒进战破敌，领兵百名与打喇汉贝勒立于一处，因定以死罪。打喇汉把土鲁恳曰：“若杀二将，即杀我也。”太祖乃宥其死，罚常书银百两，夺纳奇布所属人民。

五月，太祖令幼弟着里革兔贝勒，大将厄一都、非英冻，虎儿憨虾等，率兵一千，往征东海兀吉部，取黑十黑、敖莫和、所罗佛内黑三处，获人畜二千而回。

九月六日夜，有气从星出，向东直冲辉发国，七八夜方没。又有气自西方从星

出，月余方没。时辉发国摆银答里贝勒族众，多投夜黑，其部属亦有叛谋。摆银答里闻之，以七酋长之子为质，借兵于太祖，太祖以兵一千助之。有纳林卜禄赚摆银答里曰：“尔若撤回所质之人，吾即反尔投来族众。”摆银答里信其言乃曰：“吾将安居于满洲夜黑之间矣。”遂撤回七酋长子，复以子与纳林卜禄为质，纳林卜禄竟不反其族。摆银答里复遣大臣告太祖曰：“曩者误信纳林卜禄赚言，今仍欲倚汗为生，乞将汗女先许常书之子者，赐我为婚。”太祖遂罢常书之亲而许之。后摆银答里背盟不娶，太祖遣使谓之曰：“汝曾助夜黑二次加兵于我，今又聘吾女而不娶，何也？”摆银答里饰词以对曰：“吾曾质子于夜黑，俟质子归，吾即往娶，与尔合谋矣。”随将城垣修筑三层以自固，质于夜黑之子亦撤回。于是太祖遣使曰：“今质子已归，汝意又何如也？”摆银答里恃城垣已固，遂绝亲。太祖即于九月九日率兵往伐其国，十四日兵到，即时克之，杀摆银答里父子，屠其兵，招服其民，遂班师，辉发国从此灭矣。

戊申年三月，太祖令子阿儿哈兔土门及侄阿敏台吉，领兵五千往兀喇部，围异憨山城，克之，杀千余人，获甲三百副，尽收人畜而回。时兀喇布占太与蒙古廓儿沁瓮刚代贝勒合兵，出兀喇城约二十里，遥见我兵之势难敌，遂回。

是年太祖欲与大明国和好，谓群臣曰：“俗言一朝为恶而有余，终身为善而不足，今欲与大明国昭告天地以通和好。”言毕，遂会辽阳副将抚顺所备御，宰白马祭天，刻誓辞于碑曰：“各守皇帝边境，敢有窃逾者，无论满洲与汉人，见之即杀。若见面不杀，殃及于不杀之人。大明国若负此盟，广宁巡抚、总兵，辽阳道副将，开原道参将等官，必受其殃。若满洲国负此盟，满洲必受其殃。”誓毕，沿边立碑以为记。

布占太遣大臣来求曰：“吾累次背盟，获罪于恩父，诚无颜面，若得恩父之女与我为妻，吾永赖之。”太祖复将生女木库石公主妻之，遣侍臣以礼仪往送。

己酉年二月，太祖遣使申奏大明国曰：“邻朝鲜境斡儿哈部众，皆吾所属，有入朝鲜者，乞传谕查与，故奏。”万历皇帝遣使谕朝鲜国，查千余户与之。

十二月，太祖命胡儿刚虾领兵一千，征东海兀吉部所属呼夜卫，克之，获人畜二千而还。因有功，赏胡儿刚虾盔甲马匹，仍赐名大儿汉虾。

时兀吉部内，瑞粉卫酋长吐朗，乃夙附太祖者，被本部押揽卫人掳去。庚戌岁十一月，太祖命厄一都领兵一千，往兀吉部内那木都鲁、瑞粉、宁古塔、尼妈义四卫，将其酋长康孤里、康都里、昂孤、明刚吐、恶洛合、僧革、尼哈里、汤松刚、夜革树等，尽招服之。令其举家先赴满洲，复领兵击押揽卫，获人畜万余而回。

辛亥年二月，太祖查本国寒苦旷夫千余，皆给配，中有未得者，发库财与之，令其自娶，于是民皆大悦。

七月，太祖命子阿布太台吉、非英冻、雄科落等，领兵一千，讨兀吉部内兀儿孤沉、木冷二卫，皆取之。

八月十九日，太祖同胞弟打喇汉把土鲁薨，年四十八岁。生六子，长曰阿敏，次曰扎撒革吐，三曰土龙，四曰债桑孤，五曰吉儿刚郎，六曰非扬古。时东海虎儿哈部内扎古塔处居民来附，太祖赐甲三十副，此民将所赐之甲，送与兀吉部内查哈量处居人，披于木上射之。又受兀喇国布占太招抚布匹。十二月命呵阿里厄夫、厄一都、打喇汉虾三人，领兵二千征虎儿哈卫，围扎古塔城三日，招之而不服，遂拔其城，杀兵一千，获人畜二千，相近之卫皆招服，将土勒伸、厄勒伸二酋长及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。

壬子年，昔蒙古廓儿沁部明安贝勒，常从夜黑九部兵来，战败，乘驺马逃回，至是已二十年矣。太祖闻其女颇有丰姿，遣使欲娶之，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，送其女来。太祖以礼亲迎，大宴成婚。

时布占太复背盟，掠太祖所属兀吉部内虎儿哈卫二次，及欲娶太祖所定夜黑国布戒贝勒之女，又以骹箭射太祖侄女娥恩姐，太祖闻之大怒，遂于九月二十二日领大兵往征之。二十九日至兀喇国，太祖张黄盖，鸣鼓乐，沿兀喇河岸而行。布占太领兵出城迎敌，至河边，见满洲兵盔甲鲜明，兵马雄壮，众皆失色，无斗志。太祖遂沿岸而下，克其五城，直抵于河西岸，距布占太居城二里，克其金州城，安营。十月初一日，太祖出营，以太牢告天祭旗，忽见东南有气，蓝白二色，直冲兀喇城北。我兵屯留三日，遣兵四出，尽焚其粮，兀喇兵昼则出城，对垒于河边，夜则入城歇息。太祖二子莽古泰贝勒、皇太极贝勒欲渡河击之，太祖曰：“不然，汝等出言毋若浮面取水之易也，须探其底里耳。欲伐大木岂能骤折，必以斧斤伐之，渐至微细，然后能折。相等之国，欲一举取之，岂能尽灭乎？且将所属城郭尽削平之，独存其都城，如此则无仆何以为主，无民何以为君？”遂毁所得六城，焚其房谷，回至伏儿哈河安营。布占太令兀巴海把土鲁乘舟而来，立于舟上呼曰：“恩父汗兴兵，无非乘怒而来，今恩父之怒已息，可留一言而去。”如此遣使三次，布占太又亲率六将，乘舟来至河中，于舟上顿首呼曰：“兀喇国即恩父之国也，焚粮之火可息乎？”太祖披明甲，乘白马，率诸王臣直出众军前，至河中，水及马腹，厉声曰：“布占太！先擒汝于阵中，已死之身吾养之，释为兀喇国主，仍以三女妻之，今欺蔑皇天后土，背七次盟言，掳吾所属虎儿哈卫二次，又欲强娶吾已聘夜黑之女，又以骹箭射吾女，吾将女嫁汝异国，原为匹偶，曾令汝以骹箭射之乎？若吾女所为不善，当来告我，天生爱新觉落人，曾被谁责辱，汝试言之，百世以前汝或不知，十世以来汝岂不知？脱有之，则汝射之为是，我兵之来诚非，若其无之，尔何故射吾女？此受辱之名，我将匿之于心乎？抑将徒抱于九泉乎？语云

：宁销其骨，莫毁其名，吾非乐于举兵，闻射吾女，故亲举兵来。”布占太对曰：“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，若果射汝女，欲娶汝婚，上有天在，吾今在水上，龙神亦鉴之。似此谗言，皆虚妄耳。”布占太部将拉布太扎儿胡七继言曰：“汗有此怒，盍遣一使来问？”太祖曰：“拉布太，我部下岂无似汝之人，汝尚以射吾女为无此事，娶吾婚为妄言耶？若事有不实，须再问，事已的矣，何以问为？此河安有不结之日，吾兵岂有不复临之理，彼时汝能当吾之刀乎？”布占太大惊，止拉布太勿言，布占太弟胯儿胯妈哀恳曰：“汗若宽大其度，请决一言而行。”太祖曰：“尔果未射吾女、娶吾婚，可将汝子并大臣之子为质，方见其真，不然吾不信也。”言毕遂回营。在兀喇国存五日，至兀喇河边，于俄儿红童处一妈虎山上，以木为城，留兵一千而回。

十二月，有白气起自兀喇国，越太祖宫楼南，直至虎拦山。自此，太祖以布占太或有和好之意，延及一年，又闻布占太欲将女查哈量、男绰启诺及十七臣之子，送夜黑为质，娶太祖所聘之女，又欲囚太祖二女。癸丑年正月，亲率大兵征之。布占太拟十八日送子与夜黑为质，太祖大兵十七日已至，攻取孙扎塔城，领兵前进，克郭多、俄莫二城屯兵。次日，布占太率兵三万，越弗儿哈城迎敌。太祖部下领兵诸王大臣欲抵敌，太祖止之曰：“岂有伐大国能遽使之无子遗乎？”仍将前谕之言复申之。太祖子古英把土鲁、侄阿敏及非英冻、呵呵里厄夫、打喇汉虾、厄一都、雄科落等奋然曰：“初恐布占太不出城，尚议计赚之，今彼兵既出，舍此不战，兴兵何为，厉兵秣马何用？布占太倘娶夜黑女，其耻辱当如何？后虽征之无益矣。今人强马壮，既至此，可与一战。”太祖曰：“两国兵连，必吾与子及五大臣身先之，但惜诸王臣等，恐有一二见伤，非为吾身怯惧而止之也。”乃怒而言曰：“蒙皇天眷助，吾自幼于千百军中，孤身突入，弓矢相交，兵刃相接，不知几经鏖战，今既欲哉，即当战。”言毕，遂披甲进战。其诸王臣军士，惟恐不战，正思虑间，及闻进战，皆欣跃，欢声如雷，震动天地，军士尽甲。太祖决破敌下城之策，谕军士曰：“倘蒙天佑，能败敌兵，可乘势夺门取城。”遂前进。布占太率三万兵步行，列阵以待，两军相距百步，满洲兵亦下马进战。太祖见两军之矢如风发雪落，声如群蜂，杀气冲天，心中燥甚，遂杀入。诸王臣军士皆奋勇冲击，兀喇兵遂败，十损六七，其余抛戈弃甲，四散而逃。满洲兵乘势飞奔夺门，遂取其城，太祖登城坐西门楼上。时布占太领败兵不满百，奔城而来，某城早已被克，上竖太祖旗帜，遂大惊，及奔回，被古英把土鲁领一旅兵截之，布占太见势不能敌，遂冲突而走，折兵大半，余皆溃散，布占太仅以身免，投夜黑国去。获马匹盔甲器械无算，兀喇国所属城邑皆归附。存兵十日，升赏有功将士。兀喇兵败后，有觅妻子投来者，尽还其眷属约万家，其余人畜散与众军，即回兵，兀喇国

自此灭矣。

太祖谓诸王臣曰：“为国之道，心贵忠，谋贵密，法令贵严。至于泄密谋，慢法令者，无益于至道，乃国之崇也。吾所言果皆是欤！若有拂戾处，汝等勿面从。一人之智虑几何，汝等之言岂无着当处，宜冬尽言所知。”

太祖遣使如夜黑国，言：“布占太阵中被擒应伏诛，吾养之，连妻以三女，因与我为仇，故怒而征之，乃破其国，身投汝地，当献与我。”如此遣使三次，夜黑国金台石、布羊姑贝勒不与。太祖于九月初六日，领兵四万征夜黑。时有逃者，将声息预闻于夜黑，夜黑遂收张、吉当刚二处部众，独兀苏城有痘疫，未曾收去，太祖兵至，围兀苏城，招谕之曰：“城中军民，降则已，不然必攻取之。”城中人曰：“若养之则降，况汝师众如林，不绝如流，盔甲鲜明，如三冬冰雪，吾等焉敢抗拒？”言讫，守将散谈、胡石木二人开门出降，叩见。太祖以金盃赐酒，将所戴东珠金佛帽并衣赐之。其张城、吉当刚城、兀苏城、押哈城、黑儿苏城、何敦城、胯布七拉城、俄及塔城，大小共十九处，尽焚其房谷，遂收兀苏降民三百户而回。

是时，金台石、布羊姑使大臣潜太祖于万历皇帝曰：“哈达、辉发、兀喇已被尽取矣，今复侵吾地，欲削平诸部，然后侵汝大明，取辽阳为都城，开原铁岭为牧地。”万历皇帝信之，遣使来谓太祖曰：“自今汝勿侵夜黑国，若肯从吾言，是存我体统，若不从吾言，后必有侵我之日。”遂遣游击马时楠、周大歧，带枪炮手一千，卫夜黑二城。太祖闻之，修书曰：“吾国兴兵，原为夜黑、哈达、兀喇、辉发、蒙古、实伯、刮儿恰九国，于癸巳年会兵侵我，上天罪彼，故令我胜。于时，杀夜黑布戒，生擒兀喇布占太。至丁酉年，复盟，宰马歃血，互结婚姻，以通前好。后夜黑负盟，将原许之女悔亲不与，布占太乃吾所恩养者，因与我为仇，伐之，杀其兵，得其国，彼身投夜黑，又留而不发，故欲征之。吾与大国，有何故乃侵犯乎？”书毕，亲赍诣抚顺所。于二十五日，至一旷野处，名古勒，卯时日出，两傍如门，青红二色祥光垂照，随行不已。太祖一见，遂率众拜之，其光乃止。二十六日辰时，至抚顺所，游击李永芳出三里外迎之，马上拱揖，接入教军场，将书与之，不移时即还。

甲寅年四月，万历皇帝遣守备萧伯芝来，诈称大臣，乘八抬轿，作威势，强令拜旨，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，种种不善之言。太祖曰：“吓我之书，何为下拜，善言善对，恶言恶对”，竟不览其书，令之回。

四月十五日，蒙古扎抡卫桩农贝勒，送女与太祖次子古英把土鲁贝勒为婚，贝勒亲迎，大宴，以礼受之。

二十日，蒙古扎抡卫内七汉，送妹与太祖三子莽古泰贝勒为婚，贝勒亲迎，大宴，仍以礼受之。

蒙古廓儿沁蟒孤贝勒，送女与太祖四子皇太极贝勒为婚，贝勒迎至辉发国胡里气山城处，大宴，以礼受之。

十一月，遣兵五百，征东海之南兀吉部押拦、石临二卫，收降民二百户，人畜一千而回。

十二月，蒙古扎抡卫儿吉格贝勒，送女与太祖子得格垒台吉为婚，台吉亲迎，设宴，以礼受之。

乙卯年正月，蒙古廓儿沁部空戈落贝勒，送女与太祖为妃，迎接，设大宴，以礼受之。

三月二十八日寅时，天有黄色，人面映之皆黄，太祖升殿，至辰时方明。

四月，于城东阜上建佛寺、玉皇庙、十王殿，共七大庙，三年乃成。

是时，万历皇帝命广宁总兵张承胤巡边，承胤奉命巡边回，遣通使董国胤曰：“今欲更立石碑，以汝居处为吾地，其钗哈、法纳哈、三七拉三处所种之田勿获，可收汝人民退居。”太祖曰：“吾世世祖居耕种之地，今令弃之，想尔心变，故出此言也。吾闻古人云：海水不溢，王心不变，帝今反常，护助夜黑，吾国所种之田，又不容收获而令退居，吾岂敢违王命？然不愿治平，而顿起恶念，吾小国若受小害，汝大国自受大害矣。吾非大国，欲退即退，试看汝大国何以收拾？若成仇敌，非吾一身之患，汝以兵众国大欺凌我也。然大国成小，小国成大，皆出于天，汝若一城屯兵一万，城自烦扰，若止屯兵一千，城中军民皆为吾俘物矣。”通使董国胤曰：“此言太过矣”，遂去。自此，大明遂侵占疆土，立石碑于边外甚多。

六月，初，夜黑布羊姑以妹许太祖，受其聘礼，又欲与蒙古腾儿腾部蟒孤儿太台吉乃八哈搭儿憨子也，诸王臣曰：“闻夜黑将汗聘之女欲与蒙古，所可恨者莫过于是，当此未与之先，可速起兵，若已与之，乘未嫁时，攻其城而夺之。况此女汗所聘者，非诸王可比，既闻之，安得坐视他适？”皆力谏兴兵不已。太祖曰：“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，以违婚之事兴兵则不可。盖天生此女非无意也，因而坏哈达、辉发、兀喇，使各国不睦，干戈扰攘至此。大明助夜黑，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，是坏夜黑，酿大变，欲以此事激我忿怒，故如是也。今尽力征之，虽得其女，谅不久而亡，反成灾患。无论与何人，亦不能久，启衅坏国已极，死期将至矣。”诸王臣反复谏之，必欲兴兵。太祖曰：“吾以怒而兴师，汝等犹当谏之，况吾所聘之女为他人娶，岂有不恨之理，予尚弃其忿恨，置身局外以罢兵，汝等反苦为仇校，令吾怨怒何也？聘女者不恨，汝等深恨何为，岂因忿遂从汝等之言乎？汝等且止。”言毕，令调到人马皆回。其女聘与蒙古未及一年果亡。诸王臣奏曰：“此女迄今三十三岁，已受聘二十年矣。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，夜黑遂倚其势，转嫁与蒙古，今可侵大明。”太祖不

允曰：“大明以兵卫夜黑，自有天鉴之，任彼悠久。满洲与夜黑均异国也，大明白以为君临天下，是六合之主，何独为吾一身之主？不审是非，恃势横加侵夺，如逆天然。夜黑乃天不佑之国也，既遣兵为之卫，吾且听之，汝等急何为也？若侵大明合乎天，天自佑之，天既佑，则可得矣。但我国素无积储，虽得人畜，何以为生，无论不足以养所得人畜，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。及是时先治其国，固疆圉，修边关，务农事，裕积贮。”遂不动兵。乃谕各牛禄，每十人出牛四只，于旷野处屯田，造仓积粮。于是设仓官十六员，吏八员，执掌出入。

十月初四日出猎，宿于牧奇，次日卯时，日两傍有青红色祥光，又对日有蓝白光三道，绕日似门，随太祖而行，太祖率众拜之，其光遂止。

十一月，太祖遣兵二千征兀吉部东厄黑枯棱城木城名，至顾纳哈枯棱，招之不服，遂吹螺布兵，拆其栅，越三层壕，攻取其城，杀人八百，俘获万余，收降五百户而回。

太祖谓群臣曰：“语云，心贵正大，予窃思之，心之所贵者莫过于正大也。卿等荐人，勿曰吾何故使疏者反逾亲也，切莫拘根基，择心术正大者荐之，莫因仕族之争辄为援引，择有才者举之在位。凡为政，得一材一艺犹难，但可以资政之人，即荐之可也。”

太祖出猎时，天降雪已霁，恐草木之浮雪濡衣，将衣撷之。时有随太祖者布阳姑虾、押哈本二人见之卜刃尊私谓曰：“何所不有，而惜此衣，。盍进猎也！”太祖闻之，笑曰：“吾非无衣而惜之，但沾濡无益耳。与其濡于雪，曷若以新煮赐汝等，岂不美哉。以濡雪之衣赐汝，何美之有。吾所惜者，为汝等惜也。”太祖谓群臣曰：“天作之为君，君命之为臣，卿等当念所任之职，有能理国政者，知之则勿隐，今国事繁琐，须多得贤人，各任之以事，倘治国统军者少，则济事几何，若有临阵英勇者，赐之以官赏，有干国忠良者，用以佐理国政，有博通古今者，用以讲古今，有才堪宴宾客者，用以宴宾客，各处搜罗可也。

太祖训诸王曰：“贤者不举，则贤者何由而进，不肖者不退，则不肖者何由而惩，汝等宜秉忠直，切勿贪婪，均平之大道莫过于忠直，吾夙好忠直，从来未嫌，汝等当留心。”

又曰：“全才者有几，夫一人之身，才技有长短，处事亦有工拙，有阵中之勇者，于理甲则拙而无用，有宜于国中者，于从军则无用矣。自是任用，皆随其材。”

太祖削平各处，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，五牛禄立一扎拦厄真，五扎拦立一山厄真，固山厄真左右，立美凌厄真。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，将此四色镶之

为八色。成八固山。行军对，若地广，则八固山并列，队伍整齐，中有节次。地狭，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，节次不乱。军士禁喧哗，行伍禁纷杂，当兵刃相接之际，披重铠执利刃者，令为前锋。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，自后冲击。精兵立于别地观望，勿令下马，势有不及处，即接应之。预画胜负谋略，战无不胜，克城放敌之后，功罪皆当其实，有罪者即至亲不贯，必以法治，有功者即仇敌不遗，必加升赏。用兵如神，将士各欲建功，一闻攻战，无不忻然，攻则争先，战则奋勇，威如雷霆，势如风发，见遇战阵，一鼓而胜。

又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，都堂十员，太祖五日一朝，当天设案焚香，以善言晓谕国人，宣上古成败之语。凡事都堂先审理，次达五臣，五臣鞫问，再达诸王，如此循序问达，令讼者跪于太祖前，先阐听讼者之言，犹恐有冤抑者，更详问之，将是非剖析明白，以直究问，故臣下不敢欺隐，民情皆得上达矣。太祖明敏才智，法度得宜，敬老尊贤，黜谗远佞，恩及无告，为国事日夜焦思，上体天意，下合人心，于是满洲大治，欺诈不生，拾物不匿，必归其主，若不得其主，悬于衙门，令认识之。五谷收获毕，纵牲畜于山野，莫有敢窃害者。因是，诸王臣会议称帝号，遂表闻于太祖。

丙辰岁，正月朔，甲申，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，太祖升殿，诸王臣皆跪，八臣出班进御前，跪呈表章，太祖侍臣阿东虾、厄儿得溺榜识接表，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，宣表，颂为列国沾恩明皇帝，建元天命。帝于是离坐，当天焚香，率诸王臣三叩首，转升殿，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，时帝年五十八矣。

大明边民每年越边窃采满洲参矿果木等物；扰害无极。一日帝曰：“昔与大明立碑，宰马结盟，原为杜其混扰，今大明边民累扰吾地，吾杀潜越禁边者亦不为罪。”遂于六月，遣答儿汉虾将越边窃物之人，遇则杀之，约有五十余。时帝闻广宁新任都堂至，乃遣纲孤里、方吉纳二人往见之。都堂李维翰将纲孤里、方吉纳并从者九人各以铁索系之，仍差人至满洲谓帝曰：“吾民出边，汝当解还，安得遽杀之？”帝曰：“昔竖碑盟言，若见越禁边者不杀，殃及于不杀之人，今何负前盟，而如是强为之说？”使者曰：“不然，但将首杀吾民者答儿汉虾献与抵罪则已，不然此事难寝。”甚以言逼之。帝不从。使者曰：“此事已闻于上，乃不容隐者，汝国岂无罪人乎？盍将此等人献之边上，杀以示众，此事遂息。”帝欲图大明所拘之十一人还，即于狱中取自夜黑所携十人，解至抚顺所杀之，大明遂将所拘十一人放归。

帝遣答儿汉虾、雄科落二将领兵二千，征东海查哈量部。二将承命，于七月十九日起兵，行至兀儿姜河，造船二百只，水陆并进，取沿河南北寨三十有六。至查哈量河南岸佛多落坤寨安营。初查哈量河每年十一月十五二十中间方结

，松刚里河十一月初十五中间方结，是年十月初一日答儿汉虾、雄科落二人兵至其处，见查哈量河水未结，独对寨之处河宽二里，横结冰桥一道，约六十步。将士皆奇之，忻然相谓曰，此实天助一桥也，领兵渡之，取查哈量部内寨十二处，及兵复回，其冰已解矣，此西又如前结冰一道，已渡，冰复解。后至十一月应时始结。又招服阴答哄塔库拉拉即役犬处也、诺落、石拉忻尼三处酋长四十人，遂回兵。至十一月初七日入城。

丁巳，天命二年正月，初，帝纳蒙古明安贝勒女已六年，至是，闻其来见，于初八日与皇后率诸王臣迎至百里外付儿江阿拉处即红岗也，相搂于马上，随宴讫。明安贝勒以骆驼十◆，马牛各一百奉献。至十一日入城，每日小宴，越一日大宴，留一月，赠礼甚厚，与人四十户，甲四十副及缎匹财物，送三十里外，一宿而还。

二月，以皇弟打喇汉把土鲁郡主孙带，与蒙古腾儿腾部巴约卫恩格得里台吉为妻。

是年，遣兵四百，沿东海地界收取离散不服之国。至日，遂将东海岸散居之民尽取之。其负岛险不服者，乘小舟尽取而回。

戊午，天命三年。正月十六日晨，有青黄二色气，直贯月中。此光约宽二尺，月之上约长三丈，月之下约丈余。帝见之谓诸王臣曰：“汝等勿疑，吾意已决，今岁必征大明国。”

时闻原服阴答哄塔库拉拉三处酋长四十人，率家属部众约百余户来归，帝遣人以糒粮往迎，复以马百匹令来官乘之，二月内一方至。其归顺酋长，列等赐职，俱给妻奴牛马房田衣物。

帝曰：“朕与大明国成衅，有七大概恨，此外小忿难枚举矣。今欲征大明。”因预与诸王臣画策，若明修攻具，恐泄机于众，乃以盖诸王马院为名，遂遣人七百伐攻具之木。三月传谕催喂马匹，整顿盔甲器械，其攻具之木，虑大明通使或有事来见，恐泄其机，遂用以盖马房。

四月，帝颁攻战之策，谕领兵诸王臣曰：“平时以正为上，军中以智巧谋略、不劳己不钝兵为上。若我众敌寡，我兵不令之见，须伏于隐僻处，少遣兵诱之。诱而来，是中吾计，若诱而不来，详观其城邑之远近，相距若远，即尽力追袭，近则直抵城门，使自拥塞而掩杀之。倘我兵止一二固山，遇敌兵之众，勿令近我，即回觅大兵，然后寻敌所在。若止二处兵，须酌量之，此乃遇敌野战之法。至于攻城，当观其势，势可下，则令兵攻之，否则勿攻，倘攻之不拔而回，反损名矣。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，是擅知巧谋略，诚为三军之主帅，若劳兵力，虽胜何益？当征战之际，最上者，莫过于不损己兵，而能胜敌者也。每牛禄作二云梯，派甲兵二十名以备攻克。自出兵日，至班师日，各军勿得离

本牛禄旗，违者执之，详问其由。若五牛禄之主不申法令于众，罚五牛禄主及本牛禄马各一匹，若谕之不听，即杀梗令之人。五牛禄主与牛禄等，凡所委托之事，若能胜其任，则受委托，若不能胜，则勿受，不能胜任而强为之者，其关系非止一身，若率百人，则误百人之事，率千人，则误千人之事，不知此事乃国之大事也。至于攻克城邑，有一二先进者不足算，若一二先之，必致伤，如此者虽见伤不行赏，即没身不为功。其首拆城者即为首功，可报固山厄真录之，待环攻之人俱拆毕，然后固山厄真吹螺，令各处兵并进，此谕。”

四月十三壬寅，巳时，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，临行，书七大恨告天曰：

“吾父祖于大明禁边，寸土不扰，一草不折，秋毫未犯，彼无故生事于边外，杀吾父祖，此其一也。

虽有祖父之仇，尚欲修和好，曾立石碑盟曰：大明与满洲皆勿越禁边，敢有越者，见之即杀，若见而不杀，殃及于不杀之人。如此盟言，大明背之，反令兵出边卫夜黑，此其二也。

自清河之南，江岸之北，大明人每年窃出边，入吾地侵夺，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，彼负前盟，责以擅杀，拘我往谒都堂使者纲孤里、方吉纳二人，逼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，此其三也。

遣兵出边为夜黑防御，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，此其四也。

将吾世守禁边之钗哈即柴河、山七拉即三岔、法纳哈即抚安三堡耕种田谷，不容收获，遣兵逐之，此其五也。

边外夜黑，是获罪于天之国，乃偏听其言，遣人责备，书种种不善之语辱我，此其六也。

哈达助夜黑侵我二次，吾返兵征之，哈达遂声我有，此天与之也。大明又助哈达，逼令返国，后夜黑将吾所释之哈达掳掠数次。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，合天心者胜而存，逆天意者败而亡。死于锋刃者使更生，既得之人畜令每返，此理果有之乎？天降大国之君，宜为天下共主，岂独吾一身之主？先因糊笼部华言诸部会兵侵我，我始兴兵，因合天意，天遂厌糊笼而佑我也。大明助天罪之夜黑，如逆天然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妄为剖断，此其七也。凌辱至极，实难容忍，故以此七恨兴兵。”

祝毕，拜天焚表。帝又谓诸王臣曰：“此兵吾非乐举，首因七大恨，余难尽言矣，忿怒已极，故兴此兵。然阵中所得之人，勿剥其衣，勿奸其妇，勿离其夫妻，拒敌者杀之，不与敌者勿妄杀。”谕讫，遂与诸王暨领兵诸将等，鸣鼓乐，谒玉帝庙而行，营古勒处，宿之。

次日，分二路进兵，令左侧四固山兵取东州、马根单二处，亲与诸王率右侧四固山兵及八固山摆押拉即精锐内兵也，取抚顺所，行至窆哄即臭泥泊旷野处安

营而宿。是晚，帝将先朝金史讲与恩格得里厄夫原系蒙古、查哈量厄夫原系查哈儿国臣，乃曰：“朕观自古为君者，身经征战之苦，皆来得永享其尊，今兴此兵，非欲图大位而永享之，但因大明累致我忿恨，容忍不过，无可奈何，故兴师也。”

是夜，忽晴忽雨，帝谓诸王臣曰：“阴雨之时，不便前进，可回兵。”大王曰：“与大明和好久矣，今因其不道，故成仇隙，兴师已至其境，若回兵，吾等更与大明和好乎，抑为敌乎？且兴兵之名，谁能隐之，天虽雨，吾军有雨衣，弓矢各有备雨之具，更虑何物沾濡乎？且天降之雨，乃懈大明之人，不意吾进兵，此雨有利于我，不利于彼。”帝善其言，于夜亥时传令军士，方起行，云开月霁，众兵分队连夜进抚顺边，兵布百里，旌旗蔽空。

至十五日晨，往围抚顺城，执一人赍书与游击李永芳，令之降。书曰：“因尔大明兵助夜黑，故来征之，量尔抚顺游击，战亦不胜，今欲服汝，辄深向南下，汝设不降，误我前进，若不战而降，必不扰尔所属军民，仍以原礼优之。况尔乃多识见人也，不特汝然，纵至微之人，犹超拔之，结为婚姻，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大臣相齐之理乎？汝勿战，若战，则吾兵所发之矢，岂有目能识汝乎？倘中则必死矣。力既不支，虽战死亦无益，若出降，吾兵亦不入城，汝所属军民，皆得保全。假使吾兵攻入城中，老幼必致惊散，尔之禄位亦卑薄已，勿以吾言为不足信，汝一城不能拔，朕何以兴兵为，失此机会，后悔无及。城中大小官员军民等，果举城纳降，父母妻子亲族俱不使离散，是亦汝等之福也。降与不降，汝等熟思，慎勿以一朝之忿而不信，遂失此机也。”李永芳览毕，衣冠立南城上言纳降事，又令城上备守具。满洲兵见之，遂竖云梯以攻，不移时，即登城，永芳衣冠乘马，方出城降。固山厄真阿冻引之，永芳下马跪见，帝于马上拱手答礼。其攻城相敌时死者死，城已克，乃传令勿杀，皆抚之。此举下抚顺、东州、马根单三城，台堡五百余，乃收兵，各于所进之处安歇，帝宿抚顺。

十六日，遣兵四千拆抚顺城。大兵回至抚顺城东旷野处，会各营兵出边，至甲板安营，论功行赏，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，其降民编为一千户。有山东、山西、涿州、杭册州、益州、河东、河西等处商贾十六人，皆给路费，书七恨之言付之，令归。其拆城兵四千亦至，遂令兵六万，率降民及所得人畜，前行归国，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，复临大明边安营。

二十一日，帝回兵，距边二十里，至舍里甸，方欲安营，广宁镇守张守胤、辽阳副将颇廷相，海州参将蒲世芳，闻满洲大兵尽取抚顺等处，领兵一万急追。时满洲兵已出边，大明兵不敢逼近，但蹑尾观视。侦探飞报大王、四王，二王

闻之，令兵尽甲，迎至边，随报帝。帝曰：“彼兵非来与我为敌，盖欲诈称驱吾宾出边，以诳其君耳，必不待我兵也。”乃遣厄儿得尼榜识令二王停兵。二王奉命屯兵于边上，复回报曰：“彼兵若待，我兵则战，若不待，必自走矣。吾欲乘势袭其后，不然我兵默默而回，彼必以我为怯不敢战也。”帝然之，遂帅大兵前进。大明兵分三处据山险，掘壕列火器安营。八固山列阵冲击。初风自西起，及兵临时，其风骤转向敌营，大明兵连放火炮，我兵奋勇射之，杀入其营，锐不可当，大明兵遂败，三营皆破，死者伏尸相枕，杀总兵、副将、参游及千把总等官共五十余员，追杀四十里，死尸络绎不绝，敌兵十损七八，获马九千匹，甲七千副，器械无算。是阵中，满洲止折小卒二名，回至边，安营，论诸王臣奋勇前进者，列等升之，稽三军被伤之轻重以赏之。

二十三日，兵宿于舍里甸，是晚，自西向东有蓝黑气二道，横亘天上。

二十六日还国，所得降民千户，父子兄弟夫妇俱无离散，至于六亲失散者，查给伊亲，奴仆失散者查归本主。又与房田牛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，仍照大明国设大小官属，令李永芳统管，将皇子阿布太贝勒郡主妻之，升为总兵。

闰四月二十二日，遣鲁太监下商人二名，开原人一名，书七大恨付之，令回国。

帝率诸王臣统军征大明，至十九日进边，克抚安堡及花豹冲、三岔儿大小共十一堡。二十日招服崔三屯，其周围有四堡民，招之不服，遂攻取之。大兵营于三岔儿堡，留六日，犒赏三军，均分所得人畜，先令兵送人畜归国。又传令众军沿屯搜掘粮窖，运毕安营。二十八日晨大雾，卯时有红绿白三色气，自天垂于营之两旁，上圆似门，及起营时，气之两头坠于军之前后，相随十五里方散。

六月二十二日，广宁巡抚遣通事一名，从者五名及前送书者共七人，来言两国修好，令送还所掳之人。帝曰：“吾征战所得者，虽一人何可还哉！若以我为是，于所得之外，更加金帛方和，若以我为非，我则不和，征伐如故”，令来使回。

七月二十日，帝率诸王臣统大兵征大明。入鸦鹞关，环攻清河，其城守副将邹储贤，领兵一万固守，其中炮手约千余，兼滚木矢石齐下，满洲兵拆城竖梯攻之，不避锋刃跃入，四面兵皆溃，其城遂拔。邹储贤及兵众俱杀之，一堵墙、硷场二城官民弃城走，遂论功行赏毕，起兵向辽阳。行二日复撤回，拆一堵墙、硷场二城，将周围之粮运尽方班师。当克清河之日，有大明副将贺世贤，领兵五千出爰阳，掳满洲山林所居新东郭寨，杀七人及妻子共约百余而去。

时秋成，帝命纳邻、因德二人率四百众，往夹木和收获夹木和在浑河界凡河之间，戒之曰：“昼则督农收刈，夜则避于山险处，当今宿南山，明宿北山，今

宿东山，明宿西山，于受敌之处而能谨慎者，斯为贵矣。”纳邻、因德违帝命，被大明侦探潜窥数次，至九月初四日，总兵李如柏遣兵乘夜直抵收获处，杀七十人，未晓而回，其余三百三十人得脱。帝定二人违命之罪，籍纳邻之家，因德家产半没入官。又以拽古得侦探不明，籍其家三分之一。

帝与诸王臣议曰：“今与大明为敌，我国居处与敌相远，其东边军士途路更遥，行兵之时，马匹疲苦，可将马牧于近边地。西近大明国，于界凡处筑城。

”议定，遂经营基址，收聚木石。因天渐寒，且止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遣兵掠会安堡，屠戮甚众，得人畜一千，其中有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，留一人，割双耳，令执书回。其书曰：“若以我为逆理，可约定战期，出边，或十日，或半月，攻城搦战。若以我为合理，可纳金帛，以了此事。尔大国乃行窃盗，袭杀吾农夫一百，吾杀汝农夫一千，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？”遂回兵。至二十九日寅时，东南有一道白气，自地冲天，形如大刀，约长十五丈，宽丈余，十月十一日五更时，东南更有白气自星出，约宽五尺，直冲大明，至十四日后不见。其出气之星，每夜向北斗渐移，至二十九日，直越北斗尾，自此以后不见。

十二日，闻东海胡儿胯部长纳哈答，率民百户来降，命二百人迎之，二十日至。上升殿，降众见毕，设宴。举家来归者，列一处，有遗业而来欲还家者，另立一处。其为首八人各赐男妇二十口，马十匹，牛十只，冬衣蟒缎、皮裘、大囤，秋衣蟒袍、小褂，四季衣服俱备，及房田等物。其欲还者见之。留而不去者甚多，乃附信与还家者曰：“满洲兵欲杀吾等，图我人畜财物，汗以抚聚人民为念，收为羽翼，不意施恩至此，吾土所居弟兄眷属，可皆率之来。”

十二月初二日，辽东经略杨镐，遣承差李继学同前放还者二人至。

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卷之三

己未，天命四年，大明万历四十七年。正月初二征夜黑。令大王一率将十六员，兵五千，于夹哈关防御大明。自将诸王臣统大军起行，初七日深入夜黑界，自措特城粘罕寨，掠至夜黑城东十里，将投城人畜皆截取之，十里外所居屯寨大小二十余处，尽焚之。又掠蒙古所牧生畜此蒙古乃附夜黑者乃收兵，离城六十里安营。当进兵之日，夜黑遣使往开原总兵马林处告急，林遂领兵来助，与夜黑合兵一处，出城四十里，见我兵势重，惧不能敌而退。帝亦班师。二十二日，令大明使者李继学及通使赍书回，其书曰：“皇上若声辽人之罪，撤出边之兵，以我为是，解其七恨，加以王封，岂有不罢兵之理？再将我原赏及抚顺所原有敕书五百道，并开原所有敕书千道，皆赐吾兵，将我与大臣外加缎三千匹，金三百两，银三千两。”

二十六日，令木哈量领兵一千，收东海胡儿胯部遗民。

二月十五日，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凡处，运筑城之石，令骑兵四百卫之。

是月，大明令总兵杜松榆林人、王宣保定总兵榆林人、赵梦麟陕西人、刘铤江西人、李如柏辽东总兵铁岭人、马林宣府人、贺世贤榆林人、副将麻岩大同人、监军广宁分巡道张铨大名府人、海盖道康应乾河南人、辽阳分守道阎鸣泰保定人、开原道潘宗颜宣府人，文武臣等统兵二十万，期灭满洲，诸臣承命起兵至辽阳。经略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，遣满洲人一名，系取抚顺时叛投者，于二十四日赍书至，言大兵征取满洲，领兵将帅及监军文臣齐至，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时，分路前进。后大兵果会于沈阳，分为四路，约三月初一日齐出边境，合兵攻取满洲都城，约定，遂起大兵进发。乃分左侧中路：总兵杜松、王宣、赵梦麟、监军道张铨，领兵六万，顺浑河出抚顺关。右侧中路：总兵李如柏、贺世贤、监军道阎鸣泰，领兵六万，往清河出鸦鹞关。左侧北路：总兵马林、副将麻岩、监军道潘宗颜，领兵四万，往开原合夜黑兵，出三岔口。右侧南路：总兵刘铤、监军道康应乾，领兵四万，合朝鲜兵，出宽奠口。

三月初一日，诸王聚于大衙内，辰时，哨探飞报曰：“昨二十九夜，见大明兵执灯火出抚顺关。”一此报尤未奏闻，其南方哨探又来报曰：“昨日未时，大明兵自东郭而进。”诸王遂奏闻于帝。帝曰：“大明兵来是实，吾南方已有兵五百，即将此兵捍御之。然大明故令吾南方预见其兵者，是诱吾兵南敌，其大兵必从抚顺关来，今当先战此兵。”即时令大王与诸王臣领城中兵出。正行间，哨探又来报曰：“见清河路兵来。”大王曰：“清河路虽有兵，其地狭险，不能遽至，姑且听之，吾等先往抚顺关迎敌”遂过加哈关，与答儿汉虾按兵候帝。四王因祀神后至，曰：“吾筑城运石之人夫俱无器械，界凡山虽然险固，倘大明将不惜其兵，必极力攻之，吾之人夫被陷将奈何？今吾兵急往其地，人夫一见而心自慰矣。”大王与众臣等皆善其言，即令兵尽甲，未时，行至太拦冈。大王与答儿汉虾欲掩兵俟帝，四王不悦曰：“何故令兵立于僻处？当显出遇敌布阵，运石人夫见我兵至，亦奋勇而战矣。”厄一都曰：“贝勒之言诚是也，吾等当向前立于显处。”众皆从之，遂前进与大明兵对垒布阵。

我兵未至之先，杜松、王宣、赵梦麟领兵前来。时满洲护卫人夫骑兵四百，伏于撒儿湖山谷口，伺敌大兵过半、击其尾，杀至界凡河，合运石人夫，据于界凡之吉邻山险。杜松兵围而甚之，山上骑兵率众人夫一战，折大明兵约百人。正攻守之际，诸王俱至，见大明兵二万攻吉邻山，又一枝兵立于撒儿湖山上。大王、二王、三王、四王谓众臣曰：“吾夫内有卫兵四百，更令兵一千，登山协助，往下冲杀，以右侧四固山兵夹攻之，其左侧四固山兵可瞭防撒儿湖山敌兵。”言毕，遂令兵一千往吉邻山。帝至，问诸王曰：“汝等所议破敌之策若何？”诸王遂将前议告之。帝曰：“天将晚，即照此指挥可也。今令右二固山

兵益于左四固山，先破撒儿湖山所立之兵，此兵一败，其界凡改兵自丧胆矣。再令右二肖旗固山瞭望界凡敌兵，俟吾兵自吉邻山下冲之际，协力以战。”时我兵离城三十里以内，壮马者先至，疲弱者陆续而进，其远方兵皆未至。六固山兵进攻撒儿湖山，敌兵布阵，发炮接战，我兵仰射冲杀，直破其营，不移时杀得尸覆成堆。其助吉邻山之兵，自山而下，正冲击之际，右二白旗固山渡河前进夹攻之，大明兵连发火炮接战，我兵奋勇冲杀，遂破之。横尸堆积，总兵杜松、王宣、赵梦麟等，皆死于阵中。大明兵死者漫山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，如解冰旋转而下。追杀大明兵二十里，仆尸联络，至灼勤山，天色已晚，令兵沿途截杀逃窜之兵。

大明左侧北路总兵马林兵，是夜至尚间山安营凿壕，击鼓传铃，周转巡逻，我兵见之，遂星夜来报大王。次日，大王领兵三百余先往，马林方起营，见大王兵至，遂撤兵布阵，四面而立，绕营凿壕三道，壕外列大炮，炮手皆步立，大炮之外，又密布骑兵一层，前列枪炮，其余众兵皆下马，于三层壕内布阵。此营西，相距三里，又一营兵立于非夜分山。大王见之，三次遣人驰报，满洲后至兵，陆续赴大王营不绝。

大明左侧中路后营游击龚念遂、李希泌，领车营骑兵一万，至穹哄泊处安营，绕营凿壕列炮。帝率四王，领兵不满千人，令一半下马步战，大明兵一齐发炮，四王率骑兵突入，步兵遂摧覆战车，大败其兵。四王领兵尽力追杀，龚念遂等皆殁于阵中。帝正望间，大王报到，言敌已驻尚间山，帝闻之，不待四王之兵，急领随从四五千人，午时至其处，见敌兵四万，已布阵而立。帝曰：“吾兵当先据山上，向下冲击，其兵必败矣。”众兵将登山，见大明营内兵与壕外兵合，帝曰：“是兵欲来战我也，不必登山，可下马步战。”大王遂往左二固山，令众兵下马。时下马者方四五十人，大明西面兵遂来搦战。大王谓帝曰：“吾当领兵前进。”即策马迎敌，直入其营。后二王、三王与诸台吉等分投杀入，两兵混战，敌兵遂败，被杀大半。其六固山兵见之，前不待后，行伍亦不暇整，飞奔大明大营。营中兵发炮接战。我兵发矢冲击，大明兵势不能敌，大败而走，我兵乘势追杀，死者漫山遍野，副将麻岩等皆被杀，总兵马林仅似身免，血水分流，如阳春释雪，尚间山下，河水皆赤。

乃收兵攻非夜分山潘宗颜之营，令兵一半下马向上攻之。宗颜兵一万，以战车为卫，枪炮连发，我兵突入，摧其战车，遂破其营，宗颜并全军覆没。

时夜黑金台石、布羊古领兵来助大明，至中固城，闻大明兵败，大惊，遂回。帝收大兵，申时，至雇儿奔。方安营，有侦探来报曰：“南方东郭与清河路胡拦二路之兵，向都城而进。”遂令答儿汉虾领兵一千先往，帝宿于是处。翌晨，又令二王阿敏领兵一千继之，帝随率诸王等领大兵行至界凡，因破敌，乃杀

牛八只祭旗。大王曰：“吾领从者二十人，粉作小卒前探消息，待祭旗后，汗可率众兵而徐进。”帝允之，大王遂起行。继而三王亦行。四王乘马至帝前问曰：“大王果前去，吾欲与同之。”帝曰：“汝兄扮作哨探，前听消息，汝可随我同行。”四王曰：“大兄既已独往，吾等何故留后。”言毕，亦起行。夜近初更，大王乃至都城，径往大衙内。时后妃及公主等正聚于此，见大王至，曰：“今又闻二路兵来，奈何？”大王曰：“抚顺开原二路兵已败，尽被杀矣。此来兵吾已有兵迎敌，且不能至，吾待父命前去接战。”大王夜出城十五里，至大屯，候帝祭旗毕，申时自界凡起行，至五更，遇：大王二王四王入城。天明令诸王领兵敌宽奠路刘铤之兵，帝存都城，留兵四千以防清河路李如柏、贺世贤之兵。

当刘铤兵出宽奠时，东廓卫民皆避于山林，刘铤兵焚遗寨，杀瘸瞽不能移者，向前进。牛禄厄真托保、厄里纳、厄黑乙三人，率守卫兵五百迎敌酣战，被刘铤大兵围住，厄里纳、厄黑乙死于阵中，折兵五十，托保领残兵四百五十余人逃出，会答儿汉虾兵，答儿汉虾遂伏兵于山谷隘处。巳时，大王、三王、四王率大兵出窰里腾什，正行间，刘铤部下精兵二万前来，令一万兵野掠，见我大兵，遂登阿布答里山布阵。大王领兵欲自山上向下击之，四王曰：“兄领大兵在后守尾，吾当领兵上山向下击之。”大王曰：“此言最善，吾行于山之西，汝令右侧兵登山向下冲击。汝可在后观之，勿亲入负吾言也。”四王率右侧兵前去，领精兵三十，更出众军之先，从上下击，兵刃相接，正酣战间，后兵亦至，冲击而进。大王亦率左侧兵自山西而进，大明兵溃遂走，四王随掩杀之。又见刘铤二营兵来，乘其未布阵之先杀入，刘铤战死于阵中，全军覆没，我兵乃安营。

见监军康应乾步兵合朝鲜兵，营于付唵旷野处，四王驻兵，诸王随皆至，遂列阵前战。见应乾部下兵皆执蓑笠竹杆长枪，披藤甲皮，朝鲜兵皆披纸甲，柳条盔，枪炮层层布列。当进战之际，大明营中枪炮连发，适大风骤起，其烟尘皆返向本营，迷罩昏黑，竟无分晓。我兵遂发矢冲入，破二万兵，掩杀殆尽，风尘遂止，康应乾仅以身免。

帝前遣二王与答儿汉虾击大明游乔一琦营，破之，琦率残兵奔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营。

诸王又见朝鲜兵营于孤拉苦山，诸王各整固山欲进战。姜弘立知大明兵败，大惊，遂倒掩旌旗，遣通事执旗来曰：“此来非吾愿也。昔日倭侵我国，据我城郭，夺我土地，当此急难，赖大明助之，得退倭兵，此恩当报，今调吾国兵，焉敢不来？若宥我罪，愿往纳降。且吾兵有在大明兵营者，汝已杀矣，今营中尽我国兵，惟有大明游击一员，并相从兵丁而已，吾即献之。”诸王议定

，乃曰：“尔等若降，主将可先来，不然必战。”令通使回告之，姜弘立曰：“吾今领兵旦宿于此，若身先往，恐众军混乱逃走，今令副元帅先见诸王，即宿于营，吾率众翌日即降。”言讫，尽捉大明兵掷于山下，一琦见势急，遂自缢，于是副元帅来见诸王。次日姜弘立率五千兵下山来降，诸王设宴相待。令朝鲜官兵先往都城，帝升殿，都元帅、副元帅率众官叩见，帝待以宾礼，五日小宴，十日大宴。

诸王既杀尽刘铤兵，驻三日，收人畜盔甲及器械回兵，初七日乃至。

战三路兵时，我兵约折二百人。

经略杨镐驻沈阳，闻三路兵败，大惊，即撤李如柏、贺世贤之兵。如柏自胡拦处回兵时，有我哨兵二十人见之，乃立于山上吹螺，作后有大队兵状，将帽系弓梢挥之，喊噪而入，杀兵四十，获马五十匹。其大明兵大溃，夺路而走，自相蹂踏，死者约千余。

三路兵已破，帝笑谓诸王曰：“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兵，声言四十七万，分四路来战，各国闻之，若为我分兵破敌，必谓吾兵众。若为我往来剿杀，必为我兵强。究言之，闻于四方，无有不称善者也。”

三月二十一日，令朝鲜降将张应京及官三员、通事一人，书七大恨之事，遗书一封，遣二使者与之俱往。书曰：“先朝大金帝、蒙古帝并三四国，总归于一，虽如此，亦未得悠久于世，吾亦知之，今动干戈，非吾愚昧，因大明欺凌无奈，故兴此兵。吾自来若有意与大国结怨，穹苍鉴之。今天之眷顾我者，岂私我而薄大明耶？亦不过是者是，非者非，以直断之，故祐我而罪大明。尔兵来助大明，吾料其非本心也，乃因尔国有倭难时，大明曾救之，故报答前情，不得不然耳。昔先金大定帝时，有朝鲜官赵惟忠，以四十余城叛附，帝曰：吾征徽钦二帝时，尔朝鲜王不助宋，亦不助金，是中立国也，遂不纳。由此观之，吾二国原无仇隙，今阵擒尔官十员，特念尔王，故留之。继此以往，结局惟在王矣。且天地间国不一也，岂有使大国独存，令小国皆没耶？吾意明朝大国，必奉行天道，今违天背理，欺侮外国，横逆极矣，王岂不知。又闻大明欲令子侄主吾二国，辱人太甚，今王之意，以为吾二国原无衅隙，同仇大明耶？抑以为既助大明，不忍背之耶？愿闻其详。”

四月初三日，帝曰：“战马羸弱，当乘春草喂养，吾欲据界凡筑城，屯兵防卫，令农夫得耕于境内。”遂亲西往卜基筑城，又择旷野处牧马。继选骑兵一千，于初九日遣入大明铁岭境，掠得人畜一千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朝鲜遣官一员，从者十三人，并前使者赍书至。其书曰：“朝鲜国书，平安道观察使朴化，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，吾二国地土相连，大明为君，吾二国为臣，经二百余载，毫无怨恶。今贵国与大明为仇，因而征战

，生民涂炭，不特邻邦，即四方皆动干戈矣，亦非贵邦之善事也。大明与我国犹如父子，父之言于岂敢拒，盖太义也，吾亦不愿此举，其如不从何？事属已往，今不必言。若等情由，闻张应京等四人来言方知。然邻国亦自有交道也。来书云。吾有心与大国之君结怨，穹苍鉴之。即此一念，便可常享天眷，受福无疆，以后果行合大道，明朝闻之必喜，善言不久而下矣。吾二国各守边疆，复乎前好，乃为善也。”

六月初八日，遣木哈量收东海胡儿胯都遣民千户、丁男二千而回。帝出城接款降者，置酒二百席、宰牛二十只，大宴。赐所降酋长每男妇各十人，马十匹，牛十只，衣五件。次者赐男妇各五人，马牛各五匹只，衣三件。房田等物皆给之。

六月初十日，帝将兵四万取开原。行三日，时天雨，河水泛涨，乃谓诸王臣曰：“可回兵耶，抑前进耶？倘路涂泥泞，河水难济，何以行之？”会议屯留二日，待水落地干。恐此际有逃者泄机于大明，知取开原，故令兵进沈阳地界，遂遣兵一百掠沈阳，杀人三十余，生擒二十而回。令人看开原路河水可济否，来报曰：“开原处无雨，道路不泥。”帝闻言，遂起大兵，守城总兵马林、副将于化龙、署监军道事推官郑之范、参将高贞、游击于守志、备御何懋官等，城上布兵防守，城外四门屯兵。我兵遂布战车云梯进攻，欲先破东面寨门掩杀。正夺门时，攻城者云梯未竖，遂逾城而入，城上四面兵皆溃。其城外三面兵，见城破大惊，冲突而走，被抵门之兵尽截杀于壕内。郑之范预遁，马林、于化龙、高贞、于守志、何懋官等，并城中士卒尽被杀。帝登城南楼而坐，有哨探来报铁岭三千兵来援，诸王领兵迎之，大明兵一见即走，我兵二十人，追杀四十余人而回。收人畜财物，三日犹未尽。有蒙古阿不兔把土鲁先投大明，居开原，受守备职，因妻子被掠，遂带二千总及兵二百余来降，将妻子家业尽查付之。将士论功行赏毕，毁其城郭，焚公廨并民间房屋，遂回兵。

帝谓王臣曰：“吾等不回都城，于界凡筑城架屋居之，令兵马不济浑河，牧于边境可也。”诸王臣议定，奏曰：“不如还都，各修马厩，采草牧养，以水洗濯，方得肥壮也。士卒归家，以便整顿器具。”帝曰：“是非汝所知也，当此六月炎天，行兵已经二十日，自此归家，远近不等，或有二三日至者，或有居都城之东，三四日方至者，今天暑路遥，马匹何日得肥，吾欲居界凡，令马牧于此也。早令之壮，八月兴师。”言讫，遂至界凡居之，牧马于边，遣人迎后并诸王妃至，大宴之。

是月，帝行宫及王臣军士房屋皆成。

七月，有原居开原千总王一屏、戴集宾、金玉和、白奇策、守堡戴一位，共带二十余人，觅妻子来降。帝曰：“观此来降者，知天意祐我矣。彼闻吾养人

，故来投耳。”于是赐阿不兔人一百，牛马一百，羊一百，驼五只，银百两，绸缎二十四匹，布二百匹。六千总各赐人五十，牛马五十，羊五十，驼二只，银五十两，绸缎十匹，布百匹。守堡百总等官，各赐人四十，牛马四十，羊四十，驼一只，银四十两，绸缎八匹，布八十匹。从者皆列等赐妻奴牛马财物田舍。

帝夜梦天鹅鹞（原字为左老右鸟）及群鸟往来翱翔，罗得一白鹞（原字为左老右鸟），执之，声言吾捉得宰赛矣，随呼而觉宰赛蒙古之长，与帝有隙，常思捉之，故梦中云。将此梦语后妃，后妃曰：“宰赛为人如飞禽，何以捉之？”次日，复语诸王臣，诸王臣对曰：“此梦主吉，盖天将以大有声名之人为吾国所获，故为之兆也。”

是月，帝率诸王臣领兵取铁岭，二十五日至其城。将围之，其外堡之兵俱投城，被截在外者殆半，四散遁走，我兵布战车云梯攻城北面，城中游击喻成名、史凤鸣、李克泰令众军连放枪王炮，齐发矢石，我兵竖梯拆城垛，摧锋突入，四面皆溃，喻成名、史凤鸣、李克泰及士卒尽杀之。帝入城，驻于兵备道衙内。

是夜，蒙古胯儿胯部宰赛、扎伦卫巴格、与巴牙里兔歹青色蚌诸台吉等约二十人，共领兵万余，星夜而来，伏于禾地内。及天明，有出城牧马者约十人，宰赛见之发矢追杀。我兵一见既出土城，知是蒙古，欲遽战，又无上命，不战而吾人已被杀，但蹶其尾而行。帝出城见曰：“何为不战，可急击之。”大王曰：“今一战，恐贻后悔。”帝曰：“此兵乃宰赛兵也，吾与宰赛之恨有五，今又先杀吾人如此，何悔之有？”诸王臣遂领兵冲杀，败其兵，追至辽河，溺死、杀者甚众，生擒宰赛，并二子色剔希儿、克石兔及巴格、色蚌并廓儿沁桑刚里寨明安贝勒子也、宰赛妹夫代刚儿塔不能，又酋长十余人，兵百五十余，尽囚于钟楼内。诸王臣俱奇之曰：“得擒宰赛，正应汗神梦也。”次日，设宴，张鼓乐，宰赛等叩见。其部下虾兀胡七日：“汗与王臣皆无恙否？时四王在侧答曰：“吾军中之仆厮有十数人破头颅者，余皆无恙，不知汝等鞍马俱保全否？”蒙古等皆赧然垂首，竟无以对。屯兵三日，论功行赏，将人畜尽散三军。先放宰赛部臣孛落机等十一人还国，寄言宰赛兵败及二子并兵百五十余被擒之事，乃班师。帝谓诸王臣曰：“今既留宰赛，其兵已尽被杀，恐所属军民生畜为他人所掠，奈何，不如将所捉百四十人放还可也。”言讫，遂令回。

八月十九日，帝率王臣领兵征夜黑，会议破敌之策，令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领部下健卒西向，围布羊古城，亲率八固山厄真并营兵东向，取金台石城。议定，大兵星夜前进。夜黑哨探见之，即飞报于布羊古曰：“满洲大兵至矣。”于是夜黑国民皆惊惶，其屯寨之民，近者入城，远者避于山谷。

二十二日天明，大兵至。布羊古、布儿杭领兵出城西，立于冈上，吹螺呐喊。见满洲兵盔甲明如冰雪，旌旗剑戟如林，大兵压境，漫山遍野，前后不绝如流，威势可畏，布羊古大惊，急入城。诸王领健卒遂围其城。日方升，帝率大兵至金台石城，四面围之，遂分队破其外郭。军士整顿云梯战车已备，令金台石降，金台石不从，答曰：“吾非汉人，均男子也，吾亦有手，岂肯降汝，惟有死战而已。”遂令兵攻之。两军矢发如雨，我兵即推战车登山，拥至，拆其城，城上滚放巨药◆樵木，我兵不退，遂拆城而入。城上兵抵杀一阵，败走，于是四面皆溃，各入其家。帝遣人执旗，令众兵勿杀城中军民，又遣人执黄盖，传谕勿杀降者，于是城中军民俱降。

金台石携妻子登其所居之台，我兵围之，招曰：“汝降则下，不然必攻之。”金台石答曰：“吾不能战，城已被克，今困于家，虽战亦不能致胜，若得吾妹所生于皇太极请来一见，得闻的言，吾即下矣。”闻者将言奏之，帝令人往西城召四王至曰：“尔舅有言，但得汝到即降，汝盍往之，彼降则已，不然令吾兵拆台。”四王领命而去。既至，金台石曰：“吾甥皇太极从来未识，焉能辨其真伪？”非英冻，答儿汉厄夫二人曰：“人之相貌汝岂不识，常人中有此奇伟者耶？汝国使者必尝告汝，岂末之闻乎？若不深信，曩者吾国曾遣汝子得儿格里之乳母往议和好，可令来认之。”金台石曰：“何用老嫗为也，吾观此子颜色，未得其父留养之善言，是欲赚吾下台杀之耳。吾石城铁门已失，今困于此台，战岂能胜？然此地是吾祖居，愿死于此。”四王曰：“汝于天险之山，苦已劳民多年，筑其城郭，如是之固，尚且被克，今居于此台何为？汝意不过诱取敌人抵命已耳，不知孰肯以好人攻战，中汝计耶？乃何故曰得吾的实之言方下，岂战不能胜汝，而出的实之言欤？吾已在此，若下台，即带见父皇，杀之则死，宥之则生。昔汝等征伐六亲，屠戮欲尽者，岂肉可食而血可饮耶？吾遣人二三十次欲相和好，似乎战不能胜而欲求和，乃将吾使杀者杀、羈者羈，今汝丧身之祸已至，吾父若念此恶则戮之，若以我故而不究则生之矣。”劝慰再三，仍执前言不下。四王曰：“舅言吾来即下，故来耳。若愿降可疾下，带见父皇，否则吾去矣。”金台石曰：“尔勿去，待吾近臣阿儿塔什先去见汗，察言观色，回时吾方下。”遂令阿儿塔什来见。帝怒曰：“阿儿塔什唆调吾亲，使大明举兵四十万，非尔而谁？若念此恶，杀之宜也。但前愆何必追究？”令回招其主。于是阿儿塔什往招曰：“我主宜降。”金台石又曰：“闻吾子得儿格里被伤，犹存彼处，当召来相见，吾即下矣。”四王召得儿格里来与之见，得儿格里谓父曰：“吾等战不能胜，城已陷矣，今居此台之上，更欲何为。盍降之？若杀则死，留则生。”言之再三，竟不从。于是四王带得儿格里回，欲杀，遂缚之。得儿格里曰：“年三十六矣，死于今日，欲杀即杀，勿

缚我也。”四王留得儿格里于家，以其言奏之。帝曰：“子招父降而不从，是父之罪也，其父当诛，其子勿杀。”四王引得儿格里见帝，帝推食与之，令四王与得儿格里同食，曰：“此尔之兄也，当恩养之。”其金台石妻见夫不降，遂携稚子，即趋而下。金台石执弓，与从者重整盔甲，我兵遂执斧毁其台。金台石纵火自焚，诸将疑金台石已死，遂撒毁台之兵，其房舍火焚罄尽。金台石被火炙，乃自下，遂捉而缢之。

诸王正围西城，招而不从。既而布羊古、布儿杭孤闻东城已破，大惊，乃遣使曰：“今吾等虽战，亦无如之何，愿降。”大王曰：“初令降而不从，料吾兵既至此，岂肯遗汝等而去乎？汝主，吾妻兄弟也，招抚之意，予不过欲恩之使得生也。战，则汝等之身不过死于吾小卒之手，降则得生。果纳降，彼弟兄二人或惧而不来，其母乃吾之岳母，可令先来，吾岂有杀妇人之理？”使者以言回告，又来曰：“吾等愿降，汝可出一的实誓言，将吾等仍居本城。”大王怒曰：“汝等再勿出此言，既破一城，复留汝等居此，岂吾力不能拔而去乎？汝可速降，不然东城已破，汗驾来攻，汝等必死矣。”布羊古、布儿杭孤遂将母送出城，大王接见礼毕，满洲俗别久相见必互搂以示亲爱母曰：“汝无的言，吾二子不信，故惧耳。”大王乃以刀划酒而誓曰：“若杀汝等于降后，殃及于我，若我誓后而犹不降，殃及汝等，倘必不从，克城之后杀无赦。”遂将此酒饮半，半送与布羊古、布儿杭孤饮之，遂开门出降。大王曰：“可去见父皇。”布羊古驻马终不答，大王挽其辔曰：“汝非男子，乃妇流耶？一言已定，立此更欲何为？可随吾往见。”遂引见帝。布羊古膝不并屈，惟屈一膝，不拜而起。帝以金杯赐酒，布羊古屈膝不端，酒亦不饮，聊尝而已，仍不拜而起。帝谓大王曰：“可带汝舅仍往彼城。”帝默思谓：“吾既不念旧恶而留养之，当以为死而幸生可也，反如此漫无喜意，仍若仇讎，于叩首起拜之间，尚不肯屈，此人将何如以养之也？”是夜遂缢之。其弟布儿杭虽有过恶，咎之何益，念吾长子，留之可也。将大明来助此二城者，游击马时楠及兵一千，俱杀之。于是凡夜黑城郭皆降，其王臣军民一无骚扰，父子兄弟夫妇诸亲等亦无离散，秋毫无犯，俱迁徙而来，给房田田粮谷等物，查其无马者千余，赐以马匹，夜黑自此灭矣。

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，北自蒙古嫩江，南至朝鲜鸭绿江，同一音语者俱征服，是年诸部始合为一。

十月二十二日，蒙古查哈拉灵丹汗，遣使康胯儿摆胡赍书来曰：“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汗，青吉汗乃大元始祖之号，故称之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。大明于吾二国乃讎也，吾闻自戊午年来，大明始受兵于汝国，今夏吾已亲往广宁招抚其城，取其贡赋，倘汝兵往图之，吾将不利于汝。吾二人原无交恶

，若吾所服之城，为汝所得，吾名安在？设不从吾言，二人之是非，穹苍鉴之。先时吾二国使者常相往来，因汝使捏言吾之骄慢，告汝以不善之言，故相绝耳。若以吾言为是，汝将前使可令复来。”满洲王臣等见此书皆怒，有谓来使可杀，有谓可剿◆之放归。帝曰：“汝等之怒诚然，即吾亦怒矣。然于来使无与，是遣使者罪也，可久留之，待回时亦书不善之言相答。”言讫，遂羁其使。

是日，胯儿胯部着里革兔洪把土鲁合五卫王等致书曰：“宰赛屡屡生事，诚为得罪，然处此唯在乎汗。但大明乃敌国也，征之必同心合谋，直抵山海，负此言者，天神鉴之。倘与和，亦同议定。若大明所与财物，厚汝薄吾，汝毋受，厚吾薄汝，吾亦不受，能践此言，名闻远近，不亦善乎。”

十一月初一日，帝令厄革腥格、褚胡里、鸦希谄、库里缠、希福五臣，赍誓书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，共谋连和。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，遇五卫之王，宰白马乌牛，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，对天地誓曰：“蒙皇天后土，祐我二国同心，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，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，征仇国大明，务同心合谋，倘与之和，亦同商议，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，密遣人离间而不告，则皇天不祐，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，即加此血出、土埋、暴骨而死。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，密遣人离间，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，胯儿胯部主政王都稜洪把土鲁、奥巴歹青、厄参、八拜、阿酥都晋蟒古儿代、厄布格特哄台吉、兀把什都稜、孤里布什、代打臣汗、蟒古儿代歹青、弼东兔、叶儿登、褚胡里、大里汉把土鲁、暴革得里、桑阿里寨、布打七都稜、桑阿力寨、巴丫里兔、朵里吉、内七汉、位征、偶儿宰兔、布儿亥都、厄滕、厄儿吉格等，王皇天不祐，夺其纪算，血出、土埋、暴骨亦如之。吾二国若践此盟，天地祐之。饮此酒，食此肉，寿得延长，子孙百世昌盛，二国始终如一，永享太平。”

帝曰：“宰赛与二子俱被擒，但恐其所属人畜为族人侵夺，可令其二子轮流往来，一子在彼保守人畜，一子在此侍父。若宰赛之归期，须待五卫王同征大明得广宁后再筹之。”于是，赐其子克石革兔轻裘三领貂二猗狸猓一，靴帽衣带鞍马，令还。

庚申，天命五年。正月十七日，修书复查哈拉汉曰：“阅来书，汝为四十万蒙古主，吾为水滨三万人主，何故恃其众以骄吾国乎？闻昔大明洪武取大都时，四十万蒙古摧折几尽，奔逃者仅有六万，不尽属汝，俄里都施一万，专拙土默特一万，阿孙特、雍寿布、胯喇沁一万，此三万之众，据汝之右，任意纵横，于汝无与。即左三万之众，果尽属于汝耶？三万且不足，乃以昔日之陈言自哆为四十万，而鄙吾国止三万人乎？天地岂不知之。然吾国虽小，不似汝之众

，吾力虽绵，不似汝之强，但得天地垂祐，哈达、辉发、兀喇、夜黑，暨大明国抚顺、清河、开原、铁岭等八处，俱为我有。汝且言，广宁吾取贡处，毋征也，若图之，将不利于我。若尔我从来有隙，出此言宜也，本无仇隙，何故为异姓大明，遂欲欺天地所祐之人主，而出此恶言？恣行不道，如逆天然，吾惟至诚格天，天乃赐吾勇智，其眷顾也独隆，亦未之闻乎，焉能不利于我哉！且汝于广宁所得微利，谓能破彼之城郭，畏而与之耶？抑以亲视汝，爱而与之耶？如其爱而与之，锱铢之利，受之何为？汝果能复三十四万之大都，而出此言，诚是也。想大明未受吾兵时，汝初与构兵，弃盔甲驼马，空身败北。再与构兵，革根歹青之虾，并十余人被斩于阵中，一无所获而回。不知二次所得者何处人畜，所克者何处名城，所败者何处大兵，独不思大明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，今不过以我威势逼临，杀其男子，遗其妇女，大明畏吾，故以利诱汝，非欤？大明、朝鲜异国也，言虽殊，因衣冠相类，二国遂结为同心。尔我异国也，言虽殊，而服发亦相类，汝果有知识者，来书当云；‘皇兄征吾旧日之仇国，蒙天垂祐，破其城，败其众，同心协力共图有隙之大明。’如此不亦善乎？今且不求合理，不务令名，以祈天眷，乃欲贪得有尽之财货，鄙辱异国无隙之人主，若此者，神祇岂不鉴之。”书毕，乃令邵紫、兀把什为使，赍往。灵丹汗览书，将去使扭械，囚于百姓所居之城。帝风闻去使见杀，欲杀彼使。四王谏曰：“杀吾使恐未的，前所羁内有与康胯儿摆胡同来者，令持书往，约以归吾使之期，若逾期不至戮之未晚。”帝从其言，遂遣其人赍书云：“若还吾使，吾亦反康胯儿摆胡，不然吾必杀之矣。”去后，过期不还。又胯儿胯部五卫使者，屡言邵紫兀把什被灵丹汗斩之祭旗矣，帝犹待月余，谓诸王臣曰：“今过期已有月余，去使被杀无疑也。”遂诛康胯儿摆胡。后邵紫、兀把什密通监者，去其扭械，同潜出，徒步逃回。帝与五卫王盟后，有胯儿胯部巴允卫锁宁台吉下一人，及扎抢卫宰藏喉恨下一人来投。帝曰：“降者之情诚为可矜，但前日之一盟，尤不可背。”遂不纳，各还其主。二月内，赐宰赛子色剔希儿蟒衣、裘、帽、靴、带、鞍马，令还。三月初一日，放扎抢卫色蚌回，色蚌立誓曰：“吾与巴格弟兄二人，素与满洲无隙，因与有罪之宰赛同来被擒，蒙恩视吾犹子，赐衣食养之，今又放吾还国，若不恩报，而如布占太怀仇者，皇天后土鉴之，殃及其身，夺吾之算。若此心不易，常思恩报，神祇祐之，俾寿延长，子孙昌盛。”书毕，告天焚之。帝仍赐蟒衣、轻裘、‘靴、带、鞍马之类，令还。帝论功序爵，列总兵之品为三等，副参游亦如之，其牛禄厄真俱为备御，每牛禄下立千总四员。

初八日，申时，左固山一品总兵官非英冻卒，年五十七，酸人也酸地名也，初率众来归，帝授一品总兵，以皇子阿儿刚兔土们贝勒女妻之。秉心正直，凡上有诘误处，极力争之，尽心竭力，以辅国政，临终时，天色明朗，忽起片云，声雷掣电，雨雹齐降，霎时而霁，遂卒，诚满洲之良臣也。帝欲临丧，后妃诸王谏曰：“亲临此丧，恐有所忌。”帝曰：“吾与创业大臣，渐有一二殒歿者，吾亦不久矣。”坚执以往，哭之恸，惆怅多时，漏下三更始回。

六月初四日，竖二木于门外，令曰：“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，可书诉词悬于木上，吾据诉词颠末，以便审问。”

满洲使者胡垒，往扎抡卫搭叶台吉处，赍来马八匹，牛四十四，羊一百，并所骑之马、衣服器械等物，被本卫壮诺、昂刚、著扯特喉恨三王，毁盟使兵要于路，俱劫之，惟放胡垒而已。

满洲往五卫使者还曰：“五卫王等已负盟矣，谒奥巴歹青二次，不容相见。诸卫之使不来，惟二卫使者至。述都棱洪把土鲁之言曰：‘吾子孙之心俱变而不能制，吾身绝不负汗。’”

扎抡卫壮诺、昂刚、著扯特喉恨三卫王，领兵复截满洲使者石拉那、烧落货二人于路，将赍来马十一匹、牛六十二只夺之。又夺往扎卫色蚌处使者亦沙木赍来马二匹，牛二十八只，羊百十二。

八月十一日，帝自将诸王臣领兵掠大明，进懿路、蒲河二处，其人民弃城走，遂收兵安营。哨探报曰：“有沈阳兵出城来迎，已越我侦探处矣。”帝遽起曰：“可掩杀来兵，以塞其门。”言讫，遂率兵迎之。沈阳城总兵贺世贤、副将鲍承先、总兵李秉诚、副将赵率教，各离城二十里下寨，见我兵至，遂遁回。帝谓三王曰：“近汝之敌兵寡，汝可领本部追之。”三王遂率健卒百人，追杀李秉诚、赵率教兵，越沈阳城东，抵浑河始回。其左一固山兵追贺世贤、鲍承先，直抵沈阳北门，杀人百余回。四王复欲杀入，大王与答儿汉虾劝止之。遂将所获八千人畜，论功赏赐军士，乃还。

九月，皇弟青把土鲁薨庶母所生，原名木儿哈奇，葬之。七日，帝亲往奠之，因至非英冻墓泣拜，三奠酒毕，又至拉哈、吉妈松二墓，令从臣奠之而回。二人均系近臣，勤劳素著者。

十月，自界凡迁于撒儿湖建军民房舍，至十一月乃成。

辛酉，天命六年。正月十二日，帝与带善、阿敏、蒙古儿泰、皇太极、得格垒、迹儿哈朗、阿吉格、姚托诸王等，对天焚香祝曰：“蒙天父地母垂祐，吾与强敌争衡，将辉发、兀喇、哈达、夜黑同一音语者俱为我有，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，又破其四路大兵，皆天地之默助也。今祷上下神祇，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，天可灭之，勿令刑伤，以开杀戮之端。如有残忍之人

，不待天诛，遽兴操戈之念，天地岂不知之，若此者亦当夺其算。昆弟中若有作乱者，明知之而不加害，俱怀理义之心，以化导其愚顽，似此者天地祐之。俾子孙百世延长，所祷者此也。自此之后，伏愿神祇不咎既往，惟鉴将来。”二月十一日，帝率诸王臣，统大军分八路掠大明奉集堡。守城总兵李秉诚闻之，领三千骑出城六里安营，令兵二百为前探。左四固山兵遇之，二路追杀至山上，山下有大明兵结阵，一见我兵至，即开营奔城，我兵随后击之，大明兵败走，两路拥二门争进，杀至壕边方回。当塞门掩杀之时，有参将吉布哈答及一卒被城上炮打死。帝率大兵离城三里，方立冈上，右侧兵亦至。午时将回兵，有小卒来报曰：“吾同行三人，遇大明兵二百，被杀其二，其兵还远。”帝谓诸王臣曰：“右侧王可领本部追杀，吾率左侧兵立此。”于是得格垒台吉、姚托台吉、苟托台吉寻敌所在，因追二百兵，遂杀至二千兵所立之处，敌兵见之惊走，四王领部下健卒至黄山，时署总兵朱万良率大营兵，见我兵势重，不能抵敌，遂惊走，四王追击至武靖营而回。路遇分投破敌之诸王，相遇收兵，合大营，论功行赏毕，乃旋师。

闰二月十一日，筑撒儿湖城毕，帝曰：“筑城之夫最苦，可赐牛劳之。”群臣曰：“与其用国中之牛，盍俟掠大明牛驴而给食之。”帝乃升殿聚诸王臣曰：“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，故筑城也。君明乃成国，国治乃成君，至于君之下有王，王安即民安，民安即王安，故天作之君，君恩臣，臣敬君，礼也。至于王宜爱民，民宜尊王，为主者宜怜仆，仆宜为其主，仆所事之农业，与主共食，而主所获之财及所畋之物，亦当与仆共之。如是互相关切。天欣人爱，岂不各成欢庆哉！如筑城之木石，岂出于筑城之地耶？凿石于山，采木于林，搬运之远，既已劳矣，而筑垒之工，不更苦乎？今尔等之意，实不欲出己之财故耳。不知征大明当以大义举之，如为犒筑城之夫而掠之，最不可也。”正言间，副将布儿津后至，帝问曰：“自何来，如是喘息，想徒步来耶？”布儿津对曰：“自筑城处来。”帝曰：“尔空身行走，尚且劳倦，运木石而筑城者，宁不劳欤！”遂赏牛散盐，犒劳夫役。

三月初十日，帝自将诸王臣，领大兵取沈阳，将板木云梯战车，顺浑河而下，水陆并进。至十一日夜行，见白蓝二气，自西向东，绕月拦之北，至南而止。是夜，大明沿台举火，哨探至二更飞报总兵贺世贤、尤世功，二人大惊，遂分兵布于城上。十二日辰时，大兵至城东七里，栅板为营。次日辰时，令攻城兵布云梯战车，攻其东面。城外有品坑，内插尖桩，上覆葛秸，以土掩之。又壕一道，于内边竖栅木。近城复有壕二道，阔五丈，深二丈，皆有尖桩，内筑拦马墙一道，间留炮眼，排列战车枪炮，众兵绕城卫守甚严，城上亦然。如是坚备，我兵冲入，其七万兵俱败，绕城掩杀，覆尸如堆，总兵贺世贤、尤世功

、参将夏国卿、张纲、知州段展、同知陈柏等，俱杀之，其城遂拔，杀兵几尽。哨探报曰：“浑河南有兵至。”帝领兵迎之。时四川步兵原立营于黄山，总兵陈策、参将张名世闻我兵至沈阳，领兵渡河来援，离城七里，二处安营，执竹杆长枪大刀利剑，铁盔之外，有绵盔，铁甲之外，有绵甲。帝见之，令右固山兵取绵甲战车，徐进击之。红号把牙喇不待绵甲战车至即进战。帝见二军酣战，胜负不分，令后兵助之，遂冲入，败其兵，追杀至浑河，尽溺死，其陈策、张名世俱被杀。有先进战参将布刚、游击郎革、石里泰，战死于阵中。我兵将此二营杀尽。见浑河南五里外，复有步兵一万，布置战车枪炮，掘壕安营，用葛秸为障，以泥涂之。我兵将往战。有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、守武靖营总兵朱万户、姜弼，领三万骑兵来援，至白塔铺安营，遣兵一千为前探。满洲雅松领二百健兵探之，一见遂走，大明兵随后放鸟枪追之。帝闻报大怒，亲领兵迎敌，因至四王营告之，遂前进。四王急上马领健骑奔帝前曰：“父皇何须亲往，吾愿领兵前敌。”帝允其言，四王率兵疾进，其追兵四散奔北。掩杀至白塔铺，又见三总兵大兵布阵，四王亦不待后兵至，即率百骑杀入，三总兵不能敌，遂惊走。正追杀时，姚托台吉至，大王亦续至，追四十里，沿途死者约三千余，即收兵回营。天将晚，帝复战浑河南步兵，布战车冲入，破其营，杀副将董仲贵、参将张名世、张大斗及众兵殆尽。天已昏暮，帝收兵，诸王各领健卒于东门外教场安营，令众将率大兵屯于城内。次日，帝责雅松曰：“吾子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，然因汝败走而杀入众军中，万一有失，罪应凌迟，汝何故率吾常胜之军，望风而走，以失锐气？”大怒痛骂，遂定罪，削其职。屯兵五日，论功行赏，将所获人畜分于三军，令先还国。

十八日，帝聚诸王臣曰：“沈阳已拔，敌兵大败，可率大兵乘势长驱，以取辽阳。”议定，即前进。至虎皮驿，军民俱弃城逃走，遂安营。大明哨探见之，飞报辽阳城守文武官曰：“满洲大兵已取沈阳，援兵尽败，今又来攻辽阳，旌旗蔽日，漫山塞野，首尾不相见，至虎皮驿下寨。”众官闻之大惊，遂放代子河水于壕，塞其西闸，内列火器，于城上排兵，四面守御甚严。十九日午时兵至城东南角。渡河未毕，哨探报曰：“西北武靖门外有兵。”帝领左侧兵先往，有总兵李秉诚、侯世禄、梁仲善、姜弼、童仲魁等，率兵五万，出城五里布阵。帝一见，令兵击其营之左尾。四王领部下健卒随至，亦欲进战，帝止之曰：“吾已令兵往击，汝勿前进，可领右侧兵驻于城边瞭望之。”四王曰：“令后至二红旗固山兵瞭望。”言讫，遂前进。帝又令阿吉格台吉往劝之，四王终不从。帝即令麾下二黄旗兵助之。四王奋力冲杀，击其营之左，大明兵放炮接战，四王杀入，破其营，左四固山兵亦杀入，两相夹攻，大明兵大溃而走，四王乘势追杀六十里，至鞍山始回。又有一营兵从西门出即武靖门也

，遇二红旗兵抵回，争入门者人马自相蹂踏，积尸不可胜计，乃收兵，是晚回至城南七里安营。二十日卯时，帝忿谕诸王臣曰：“观绕城之水，西有闸门，可令左四固山兵掘之。东有水口，以右固山兵塞之。”亲率右四固山兵布战车于城边以防卫，令众军囊土运石，壅其水口。大明又三万兵，出东门外安营即平夷门也，列枪炮三层，连发不已。左四固山遣人来曰：“西闸口难掘，若夺其桥可得也。”帝曰：“桥可夺，试夺之，若得之，急来告我，吾当进攻此门。”即令来人去讫。水口壅塞即毕，遂令绵甲军排车，进战东门敌兵，其营中连放枪炮，我兵遂出战车外，渡壕水，呐喊而进，两军酣战不退，有红号摆押拉二百杀入，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杀入，大明骑兵遂走。各王部下白号摆押拉俱杀入，夹攻之，其步兵亦败，投城而走。我兵乘势驱杀，溺水而死者满积，壕水尽赤。时左四固山亦夺西门桥，分杀守壕之兵，大明兵掩于房垣，放炮发矢，节节不断，城上亦放火箭火炮，掷火罐，我兵奋勇冲突，即竖梯登城，驱杀其兵，遂夺西城一面，据其两角楼，城中官军民，皆丧胆亡魂，惊惧溃乱，旋转于城内而已。时右固山兵下马，续行两壕之间，以草木填内壕，正攻城北面。左四固山兵来报曰：“酉时已登西城矣。”帝即撤兵，益于登城处。是夜，城内兵举灯火，与我兵通宵而战，有监军道牛维曜、高出、邢慎言、胡嘉栋、户部傅国并军民等，多坠城而逃。次日黎明，大明兵复布车大战，又败。右四固山兵亦登城，八固山合为一处，沿城追杀。时经略袁应泰在城东北镇远楼监战，见城被克，遂纵火焚楼而死。分守道何廷魁，携妻子投井中。监军崔儒秀自缢。总兵朱万良、副将梁仲善、参将王豸、房承勋，游击李尚义、张绳武，都司徐国全、王宗盛，备御李廷干等，俱死于乱军中。生擒御史张铨，其余官民皆削发降，阖城结彩焚香，以黄纸书万岁牌，肩舆迎帝。午时，大张鼓吹入城，官民俯伏，载道山呼，乃驻于经略衙门，安抚已毕，令张铨来叩见，许以高爵厚禄养之。铨曰：“吾受朝廷宠渥，若降汝，是遗臭于后世，汝虽欲生我，我唯知一死而已。养人固汝国之善事，死则吾之芳名留照汗青矣。”终不见。帝闻其言曰：“若不战而降，理当优养，被擒之人既不欲生，夫欲死之人岂能养耶？”令斩之。四王怜之而不忍杀，乃援古说之曰：“昔宋徽钦二帝为先金天会皇帝所擒，尚尔屈膝叩见，受封公侯，吾欲生汝，故以此言提醒耳，何执迷而不屈乎？”铨曰：“王子所教诚是，无非欲生全我也，虽死亦不忘。但徽钦乃乱世之小朝廷，吾当今皇帝一统，天下独尊，吾岂肯屈膝而失大国之体统耶？即留我十日，但迟十日不死之期而已，无复生之理。然吾之所以稍存一时者，盖为后日苍生虑耳。前者，当事官府俱愚昧不谙时务，生灵涂炭不知其几千万矣。吾观汝兵，虽与战无益，徒伤生耳，故欲具本奏知我朝，二国相和，免生灵涂炭，以成我令名于后世。且吾之母妻及五子在家。我死

俱可保全，吾若偷生，并宗祀亦覆绝矣，故一死之外无他愿也。”帝知其不服，遂缢而瘞之。

辽阳既下，其河东之三河、东胜、长静、长宁、长定、长安、长胜、长勇、长营、静远、上榆林、十方寺、丁家泊、宋家泊、曾迟镇、西殷家庄、平定、定远、庆云、古城、永宁、镇夷、清阳、镇北、威远、静安、孤山、洒马吉、暖阳、新安、新奠、宽奠、大奠、永奠、长奠、镇江、汤站、凤凰、镇东、镇夷、甜水站、草河、威宁营、奉集、穆家、武靖营，平虏、虎皮、蒲河、懿路、汛河、中固、鞍山、海州、东昌、耀州、盖州、熊岳五十寨，复州、永宁监、栾古、石河、金州、盐场、望海塌、红嘴、归服、黄骨岛、蚰岩、青台峪等大小七十余城，官民俱削发降。

十九日，蒙古国腾儿腾部着里革兔、大里汉把土鲁、巴刚答里汉、石儿胡那革等四贝勒部下二千余骑，闻大兵已拔沈阳，乘残破之余，来窃取沈阳财粟。时有满洲移营蒙古，居于城，遂出城驱杀，获牛马甚多，生擒三十人以献，帝斩其二十四，留六人持书归，责其侵扰之故。

二十一日，遣朝鲜国王书曰：“满洲国汗致书于朝鲜国王，如仍助大明则已，不然有辽人济江而窜者，可尽反之。今辽东官民已削发归降，其降官俱复原职，汝若纳我已附之辽民而不还，异日勿我怨矣。”

帝聚诸王臣议曰：“辽阳乃天赐我者，可迁居于此耶，抑仍还本国耶？”

诸王臣俱以还国对。帝曰：“若我兵还，辽阳必复固守，凡城堡之民，逃散于山谷者，俱遗之矣。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，必复烦征讨。且此处乃大明、朝鲜、蒙古三国之中，要地也，可居天与之地。”诸王臣对曰：“此言诚然。”议定，遂遣人迎后妃皇子。

二十四日，释辽阳狱中官民，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。设游击八员，都司二员，委之以事。

帝论拔城破敌将士攻战之功，行赏毕，因得河东，又发库银布帛，重赏总兵以下官员及士卒等有差。

移辽阳官民于北城，其南城则帝与诸王臣军民居之。

二十九日，命皇子得格垒、侄债桑孤台吉，率八将，领兵一千，安抚人民，并阅三岔河浮桥。二台吉领兵至海州，城中官民富户张鼓乐，以肩舆迎之。二台吉揽辔传令曰：“军士不许扰害居民，劫夺财物，可登城而宿，勿入民室。”

言讫，遂入城，二台吉宿于公廨，三军俱屯于城上。次日，看三岔河浮桥之人来曰：“其桥彼已毁，亦无舟楫。”遂安抚人民而回。

四月五日，后妃、诸王及臣等眷属悉至。于是下诏安各城堡百姓。

六月十四日，左固山一等总兵厄一都卒，年六十岁。起于行伍，因竭勇力，战

攻往往争先，大有功勋，故以宗妹妻之，升为上将。当祭奠之日，帝临其墓，哀痛三次而回。

七月初三日，帝升殿，因得河东，大宴群臣。总兵以下备御以上，分左右序坐。席间，用金樽行酒，各亲赐之。宴毕，各赐衣一袭。群臣谢恩，帝曰：“大明万历皇帝，土广民众，不知自足，反虐害小邦，而侵夺尺寸之地，大兵为人所杀，疆土遂丧于人，此天厌大明而祐我也。然吾等得至于此者，虽赖上天庇护，亦尔诸臣之力，此杯酒裘衣及微物耳，岂足以酬功哉，但念尔等攻战之劳，以此表吾心而已。”

二十日，镇江中军陈良策，与民私通于大明岛中将毛文龙，令堡外民呐喊，诈言敌来，城中人闻之皆溃，良策乘乱执城守游击佟养真，杀其子佟丰年并从者六十人，叛投毛文龙。其汤站、险山二堡民，亦执守堡官陈九阶、李世科以叛。帝闻之，命四王、二王率都堂总兵副参等官，领兵三千，敛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。命大王、三王领兵二千，移金州民于复州。

八月初九日，胯儿胯部以牲畜一万赎宰赛，送其二子一女为质。帝杀白马祭天，令宰赛誓之。赐貂裘、猓狸独裘各一领，靴帽、玲珑带并弓矢、雕鞍马一匹，甲百副。十五日，诸王送宰赛至十里外，设宴饯别。将所质之女与大王为妃。

十一月十八日，命二王领兵五千，渡镇江，入朝鲜地，欲剿毛文龙兵。至镇江，连夜入朝鲜境，杀刘游击、兵一千五百，文龙仅以身免，乃还。

蒙古胯儿胯部内古里布什台吉、蟒古儿台吉，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叛来。帝升殿，二台吉拜见毕，设大宴，各赐貂裘三领，猓狸独裘二领，虎裘二领，貉裘二领，狐裘一领，厢边貂裘五领，厢边獭裘二领，厢边青鼠裘三领，蟒衣九件，蟒缎六匹，绸缎三十五匹，布五百匹，金十两，银五百两，雕鞍一副，沙鱼皮鞍七副，◆金撒袋一副，又撒袋八副，弓矢俱全，盔甲十副，奴仆牛马房田，凡应用之物皆备。以聪古兔公主妻古里布什，赐名青着里革兔，拨满洲一牛禄三百人，并蒙古一牛禄，共二牛禄，升为总兵。其蟒古儿，以宗弟吉白里杜吉胡女妻之，亦升为总兵。

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

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卷之四

壬戌天命七年正月，扎伦卫送巴革贝勒子卧齐里桑来质，于是遂放巴革还。

十八日，帝率诸王臣征取广宁，留宗弟多毕、背胡吉、沙进、及素把海姑夫素把海，哈达国万汗之孙，帝以宗弟吉白里杜吉胡之妹妻之，故称姑夫沙进等统兵守辽阳。即日起行，次日宿东昌堡。二十日寅时起营，辰时至辽河。防河兵见势不可当，遂走，前哨健卒追杀二十里外，至西平堡乃止。申时，大兵至

，遂围之。二十一日，招城守副将罗一贵不降，辰时布战车云梯攻之，四百兵皆溃，午时乃下，一贵及兵一万俱杀之。尚未收兵，哨卒来报曰：“广宁城东有兵。”我兵迎之，尚未成列，大明总兵刘渠、祁秉忠、李秉诚、副将刘征、鲍承先、参将黑云鹤、麻承宗、祖大寿、游击罗万言、李茂春等，领兵三万，乘机急来战，我兵亦不暇布阵，即分投杀入。大明兵势不能支，遂溃走，我兵乘胜追杀五十里，至平洋桥。总兵官刘渠、祁秉忠及副参等官，全军覆殁，惟李秉诚、鲍承先、祖大寿、罗万言走脱。时天已晚，帝收兵，回西平堡宿。

大明败兵入广宁，报经略熊廷弼、巡抚王化贞，二人闻之入惊，遂与通判万有孚、监军道高出等，弃城向山海关而逃。分巡道高邦佐，走至杏山驿自缢。有游击孙得功、千总郎绍贞、陆国志、守备黄进等把守城门，遣七人请降，帝赏以银两及信牌而去。二十二日，西兴堡备御朱世勋，差中军王志高请降，帝亦赏以银两，给信牌而去。是日，将所得之人畜，论功行赏毕，其余人畜散与三军。

二十三日，大兵起行，下广宁，有降夷千总石天柱、秀才郭肇基二人来降曰：“吾等已禁城门”，帝赐以所乘之鞍马，并旗一杆而去。正安堡千总来降，帝赐信牌二面。二十四日，镇静堡参将刘世勋来降，赐旗而去。大兵行至广宁城东三里外望城岗处，城内各家焚香，官生居民执旗张盖，抬龙亭，用鼓乐叩首接见。未时入城，驻于巡抚衙门。

有阵逃避匿山上罗万言投降。平洋桥守堡闵云龙、西兴堡备御朱世勋、锦州中军陈尚智、铁场守堡俞鸿渐、大凌河游击何世延、锦安守堡郑登、右屯卫备御黄宗鲁、团山守堡崔尽忠、镇宁守堡李诗、镇远守堡徐镇静、镇安守堡郑维翰、镇静堡参将刘世勋、守堡臧国祚、镇边守堡周元勋、大清堡游击阎印、大康守堡王国泰、镇武堡都司金励、刘式章、李维龙、王有功、壮镇堡、闾阳驿、十三山驿、小凌河、松山、杏山、牵马岭、戚家堡、正安、锦昌、中安、镇夷、大静、大宁、大平、大安、大定、大茂、大胜、大镇，大福，大兴、盘山，共四十余城之官，各领所属民降。

帝息兵十日，乃移兵欲进山海，熊廷弼尽焚沿路屯堡房屋而走。大兵至中左所，复回锦州。命大王、四王领兵，至义州移其民。城宁闭门不服，遂觅城，杀兵三千。大兵回至广宁，遣官接后妃等，二月十一日自辽阳起行，十四日乃至，设庆贺之宴。

十六日，蒙古兀轮特国明安、兀儿宰吐、锁诺木、绰乙里扎儿、搭赖、密腮、拜代、刚里妈、昂空、多里吉、孤路、绰里吉、奇布他里、布渰泰、亦林七、特灵、石儿胡那革等十七贝勒，并胯儿胯等部台吉，共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

，并牲畜叛来。帝升殿，赐宴毕，杜乃谕之曰：“吾国之风俗，主忠信，持法度，贤能者举之不遗，横逆者惩之不贷，无盗贼诈伪，无凶顽暴乱，是以道不拾遗，拾物必还其主，皇天所以眷顾，吾国之风俗盖如此。尔蒙古人，持素珠念佛，而盗贼欺伪之行不息，是以上天不祐，使汝诸王之心，变乱为害，而殃及国矣。今既归我，俱有来降之功，有才德者固优养之，无才能者亦抚育之。切毋萌不善之念，若旧恶不悛，即国法治之。”谕毕，列等赐职，赐以貂鼠、猓狸、狐狸、睡◆、虎皮等裘，蟒衣、金银、绸缎、布匹、银器、房田、奴婢、牛马、粮粟，凡所用之物，俱赏给之。腾儿、腾部五卫中，有一千二百户民来归。

十七，帝命诸王统兵守广宁，驾还辽阳。将广宁一带所服之官民移于河东。时西平败将鲍承先亦随民归降。

三月初三日，八固山王等问曰：“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，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？”帝曰：“继我而为君者，毋令强势之人为之。此等人一为国君，恐倚强恃势，获罪于天也。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？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，如是同心干国，可无失矣。八固山王，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，可继我之位，若不纳谏，不遵道，可更择有德者立之。倘易位之时，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，似此不善之人，难任彼意也。至于八王理国政时，或一王有得于心，所言有益于国家者，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。如己无能，又不能赞他人之能，但默默无言，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。更置时，如有准色，亦不可任彼意也。八王或有故而他适，当告知于众，不可私往，若面君时，当聚众共议国政，商国事，举贤良，退谗佞，不可一二人至君前。”

是月，帝聚诸王臣议曰：“皇天见祐，将辽东地方付与我等，然辽阳城大，且多年倾圮，东南有朝鲜，西北有蒙古，二国俱未服，若释此而征大明，难免内顾之忧，必另筑城郭，派兵坚守，庶得坦然前驱，而无后虑矣。”诸王臣谏曰：“若舍已得之城廓，弃所居之房屋，而更为建立，毋乃劳民乎？”帝曰：“既征大明，岂容中止，汝等惜一时之劳，我惟远大是图，若以一时之劳为劳，前途大事何由而成？可令降民筑城。至于房屋，各建之可也。”诸王臣俱服其言，遂于城东五里代子河边，筑城迁居之，名其城曰东京。

七月，大臣雄廓落把土鲁卒，年六十四岁。

癸亥，天命八年。正月，前放归蒙古巴革贝勒，至是已期年矣，复来朝见，帝悦，遂将其质子卧齐里桑，与之俱归。

初七日，传谕曰：“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，以观察其心。谁能于事不分人己，而俱质之公论，谁于涉己之事，不肯自任其非，而难于色，八臣当合一公论，非者即以为非，如不从所诤。即奏上知，一也。大凡国事何以成，何以败

，当深为筹画，有堪辅政者，则曰此人可使从政，即举之，有不堪任事者，则曰此人不堪任事，即退之，二也。总兵以下为将者，凡行军之事，何以胜，伺以负当深计之。凡攻用何具、战用何器，有利于用者当预备之。有才堪军旅者，则曰可治军旅，有不能者即曰不能，三也。盖贤不举则无以劝善，不肖者不错则无以惩恶，果能于国事调理咸宜，吾所养之子孙有益，所立之臣僚有益，此心宁不愉快乎！”

腾儿胯部五卫拉巴斯希布台吉、琐诺木台吉、蟒古他不能、饿搏货他不能、大赉台吉等，各率所属军民牲畜，并各处蒙古，共五百户叛来，皆列等赐职，仍赐貂裘、猞猁裘、金银布帛及房田奴仆牛马等物。

初扎抡卫昂刚贝勒，执满洲使者，与夜黑杀之。又有往蒙古使者屡被截杀于路，夺其生畜，帝恨之。于四月十四日，命阿布太台吉、得格垒台吉、债桑孤台吉、姚托台吉，领兵三千往讨之。至二十一日，连夜疾行，二十二日方曙，过罗地，渡辽河，纵兵急趋。有前锋总兵代木布，领精兵五十先至厄儿格勒处，遇昂刚之民，遂抄掠百里。乃与参将押希阐、布儿秦虾，至昂刚居处，攻之。昂刚率妻子并二十余人，乘牛车而奔。押希阐、布儿秦虾领三十余骑下马，代木布领十余骑驻马而立，昂刚避下马之兵，直冲代木布，代木布抵回，当先射之，昂刚部下一人举小枪刺中代木布口，遂坠马，伤重而死。我兵冲入杀昂刚父子。并从者于一处，尽获其妻子军民牲畜，及捉桑土台吉妻子而回乃壮诺贝勒之子，昂刚孙也。

五月初六日，帝出城迎之，至四十里古城堡南相见。因克敌，乃竖旗八杆，吹螺，拜天毕，升帐。其出征王臣叩见，乃设宴劳之。次日将所得人畜先赏出征将士，其余列等以赐各官。是日天雨，帝曰：“蒙古之国，犹此云然，云合则致雨，蒙古部合则成兵，其散犹如云收而雨止也。俟其散时，吾当亟取之。”

言毕乃还。时桑土妻子军民既被擒，乃致书哀恳曰：“桑土书奏于主众国明汗，臣自来无罪，故父在日罪诚有之，今大兵下临，惟孤身得脱，妻子俱成俘获，以汗明恕，鉴臣微衷，或有赦还意乎？曩者汗曾云：桑土，尔即于血战中，慎毋惧怯。若果垂怜，望遣一使来。”帝于是遣使告以妻子不曾凌辱，俱存无恙。桑土遂来叩见，即将其妻子与之俱归。

十七日，蒙古廓儿沁部孔课里贝勒送女来，上命债桑孤台吉、都督台吉至六十里外宴迎，入城复设大宴。与阿吉格台吉为妃。

六月初九日，帝御八角殿，聚御妹阿几格夫今，及众公主训之曰：“天作之君，凡制礼作乐，岂可不体天心。然天心何以体之，莫若举善以感发其善者，诛恶以惩创其恶者。如我国诸王中亦有被贬责者，岂于我有隙哉！不过因其紊乱纲常，法所不容耳。即执政诸王，尚不令枉法，尔等女流苟犯吾法，吾岂肯纵

怨，以败纲常乎？男子披坚执锐，共歿于阵者，盖因不背同心之约，故以身殉国耳。尔居家女流，违法行背理之事，有何好处，吾之所以将汝等妻诸大臣者，原酌其才、论其功而匹配之也，岂令受制于汝乎？若尔等悍恶凌逼其夫，较之鬼魅尤甚，如万物俱赖曰光而生，尔等当乘我之光，各安其分可也。”又谓御妹曰：“姑若不预训渚女，倘犯事之后，汝毋阻我。”帝谕诸王曰：“胯儿胯部王原任意独行，无所约束；今之来归，荣而更图其荣，逸而更求其逸也。兀轮特卫王来附，是因其君不仁，故慕我而来归也。此降王等，凡有罪过，当以八固山王视之。倘罪有可诛，无致之死，令还其地可也。”又曰：“尔等降王，凡在我国结婚立家而娶吾女者，勿以吾女为畏。朕原念汝等远附，故与之，岂令汝受制于吾女乎？吾尝闻胯儿胯部诸王以女妻左右近臣者，多侮其夫，而虐害其国人，若吾女有似此不贤者，汝等毋辄杀伤，即告朕知，罪当诛则诛之，罪不至死则废之，另以别女妻焉。或有不贤而不告朕，是汝等之过，告之而不责其非，是予之过。凡有艰苦之情，切毋自讳，各有心事，当尽告之。”

二十八日，谕曰：“总兵以下，备御以上，凡有官职者，果恪守乃职，夙夜匪懈，尽心以为国者，吾视之如子，诚为有益，若怀窳惰安佚之心，而怠慢天职，则视之如子，竟何益耶？尔等各宜竭力为国。今汉人、蒙古并各国，杂处国中，其逃叛、盗贼、诈伪、横逆者，当细察之。尔等若严加察访，则恶者无暇于为恶，国有不治者乎？国治则吾心安，方见养汝等之益也。若俱耽安佚而不稽查之，恶者窃发而为国乱，国乱则吾心不安，尊养汝等竟何益哉！创业则难，今既得之，而汝等不敬谨以供职，则吾所养之恩，更将何以为报耶？”

十月二十日，大臣搭儿汉虾卒，年四十八，帝亲临痛哭之搭儿汉虾，原名呵儿汉，押儿孤人也。因来附，帝养为子，赐以大臣之职。

初，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士鲁贝勒之于恩格得儿台吉，先诸部来叩见求婚，帝嘉之，将御弟打喇汉把土鲁贝勒女巽代郡主妻之，往送其地。至是，甲子，天命九年正月，与郡主同来，欲率部众请命求住东京，帝嘉其意，欲厚养之，与之誓曰：“皇天垂祐，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，舍其己之弟兄，以妻之弟兄为弟兄，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，若不厚养之，则穹苍不祐，殃及吾身，于天作合之婿子，而恩养无间，则天自保祐，俾吾子孙大王、二王、三王、四王、阿布太台言、得格垒台吉、戒桑孤台吉、迹儿哈朗台吉、阿吉格台吉、都督台吉、姚托自吉、芍托台吉、沙哈量台吉、及恩格得里台吉等，命得延长，永享荣昌。”恩格得里亦誓曰：“蒙恩父汗厚养，若忘其恩父，思回本国，不以汗之喜怒为喜怒，犹念故国兄弟，而怀二心者，穹苍不祐，殃及其身，若同心共意，则皇天眷顾，俾子孙世食汗禄，永享荣昌。”誓毕

，上以制诰赐恩格得里暨郡主，其文曰：“恩格得里后若有罪，惟篡逆不赦，其余一切过犯，俱不加罪。但昔居汝国，吾女仰望于汝，今移居至此，尔则倚赖吾女，但吾女或恃亲族而慢其夫者，或有之，谅尔有何事苦吾女也？尔心或受吾女之制而不得舒，吾惟汝是庇，汝虽死吾女，必不溺爱以姑息之也。”初六日命大王、二王、三王、四王，并阿布太、姚托、阿吉格、戒桑孤、迹儿哈朗、都督等台吉，领兵往移恩格得里并弟莽古儿代部下人民。诸王即奉命移部众回。帝出东京，迎至张义站，大宴之。恩格得里弟兄各赐以雕鞍、骏马、貂裘，恩格得里子曩孛、满赍、答哈，并莽古儿代子满柱石里，各赐猗狸狍裘，遂还京。复赐恩格得里等，人、牛、金银、蟒缎、布帛、貂鼠、猗狸狍皮、及房田应用之物，仍以平虏堡人民赐之。

二月十六日，皇弟著里革兔贝勒薨，年四十三岁。

初，与廓儿沁部遣使往来者数年，至是复遣使诣其处，约固和好。其部长遂遣使赍书来，书曰：“奥巴哄台吉等致书于明掩众光威震列国睿主陛下，吾嫩江台吉等闻汗谕莫不欣服，然主持其女事，裁之自汗，吾等莫有敢违命者。但查哈儿汗及胯儿胯部知吾等与异图同谋，必来征伐，将何以为我谋也？惟汗筹之而已。”帝遂遣榜什库儿缠、希福往，与奥巴、阿都奇答儿汉、歹青莽古各台吉等会盟，宰牛马，置白骨、血、土、酒平肉各一碗，焚香而誓曰：“满洲廓儿沁二国，因有查哈儿欺凌之愤，故以盟言昭告天地，愿同心合意，既盟之后，满洲若为查哈尔奇货所诱，中其巧计，不令廓儿沁知，而先与之和者，穹苍不祐，降以灾殃，如此骨暴血出，土埋而死。若廓儿沁为查哈尔奇货所诱，中其巧计，不令满洲知而先与之和者，穹苍不祐，降以灾殃，亦如骨暴血出，土埋而死。果能践盟，则天地祐之，寿得延长，子孙万◆，永享荣昌。”誓毕，库儿缠、希福与廓儿沁使者来。帝命大王、二王、三王、四王、阿布木台吉、得格垒台吉、戒桑孤台吉、迹儿哈朗台吉、阿吉格台吉、都督台吉、姚托台吉、苟托台吉、沙哈量台吉等，亦宰白马乌牛，对来使同前立誓，书而焚之。四月内，命宗弟多毕、王善、背胡吉，往祖居虎拦哈达山名黑土阿喇处冈名，移先陵。三人承命，至皇祖考妣及皇后诸陵前，用太牢祭毕，乃移诸灵衬，肩舆以行。幙分黄红，各有其等。皇祖考用红幙，中宫皇后用黄，其大父李敦把土鲁、皇弟打喇汉把土鲁、青把土鲁、宗弟胡里哈奇、皇叔塔义偏谥子也用红。逐日宰牛祭奠，沿途不缺。将至，帝率诸王臣，令众军披挂，出东京二十里，迎至接官亭，命束草为汉人形，放炮呐喊，斩草人以夺其地。帝暨诸王军士，俱俯伏道傍，候皇祖考及皇后灵过乃起。至东京城东北四里岗上，建立灵堂安置之。乃盛陈祭仪，宰牛羊，多焚金银纸张，以祭诸灵。躬诣祖考灵前跪奠，祝曰：“吾征大明以复祖父之仇，遂得广宁辽阳，今迎先灵葬于所获之

地，乞祖父上达天地神祇，冥中默祐可也。”祝毕，再拜而起，其继娶滚代皇后及皇子阿儿哈兔土门灵衾，亦同移于此。

五月，大明毛文龙，令游击三员，领兵顺鸭绿江越长白山，寇满洲东界所属辉发地。时有满洲守将素儿东刚击破之，追杀三日，其兵无一人得脱。

二十八日，廓儿沁部桑刚儿赛台吉送女来，帝设宴，与皇子多儿哄台吉为妃。

八月初十日，驸马总兵官呵呵里卒，年六十四。命皇后等往弔之。帝于宫中大恸曰：“佐吾创业诸巨，何无一人在后送我也？”是月，帝闻毛文龙兵渡朝鲜义州城西鸭绿江，入岛中屯田，命整白旗固山副将冷格里、镶红旗固山游击兼副将事兀善，领兵一千往袭之。于途中获一谍者，诘之，告曰：“昼则渡江入岛收获，夜则敛兵过江，宿于义州西岸。”冷格里连夜领兵从于山僻处前进，遂隐伏，至天明，料大明兵已渡江，遂纵兵前进。大明侦探未及举炮传烽，冷格里即渡夹江，突至其岛，大明兵将大惊，俱抛戈溃走。冷格里等于陆地掩杀五百余人，其余夺船渡江，皆溺死。冷格里等尽焚其粮而回。

乙丑，天命十年。正月，朝鲜国韩润、韩义来降。润父韩明廉，与总兵官李果谋篡，兴兵攻王京。国王遣兵迎之，为明廉等所败，遂弃城而走。二人领兵入城，有李果部下中军执二人杀之，明廉子润、侄义脱走来归。帝赐韩润游击之职，韩义备御之职，仍给妻奴、房田、牛马、财帛、衣服一切应用之物。

帝谓诸王曰：“吾宗室中有拜煮户、胡星刚二兄者，昔惟知贻我之忧，毫无利益我也。又兀喇国岳母满太贝勒妻，皇后之母也，及夜黑国岳母等，皆唆其夫与我为仇，有何益哉。虽然，爱敬之礼亦不可废。”遂令人请二兄并岳母、皇姨皇后之姊，长住贝勒妻也及夜黑国布占太、金台石二人妻入中宫，延二兄于上座，贺正旦，行家人礼。先拜二兄，后拜四姬，回至东塌下铺毡而后坐。后妃三人亦行妇礼，毕，设宴。帝跪而酌酒，令人奉之，后妃等亦遥跪，令侍婢劝饮。宴毕，仍赐二兄补服衣，送还。

帝闻大明遣兵一万，由海上至旅顺口，葺城驻兵，乃于正月十四日，命三王领兵六千克之，尽杀其兵，毁城而回。

二月，廓儿沁债桑贝勒子兀革苦台吉，送其妹来与四王为妃。四王迎至沈阳北冈，宴之。将至，帝与诸王及后妃等出迎十里，大宴，入城复设宴，以礼成配。因其送婚，遂优待之，赐以人口、金银、蟒缎、布帛、盔甲、银器等物，令之还。

三月，帝聚诸王臣议，欲迁都沈阳。诸王臣谏曰：“东京城新筑，宫廡方成，民之居室未备，今欲迁移，恐食用不足，力役繁兴，民不堪苦矣。”帝不允曰：“沈阳四通八达之处，西征大明，从都儿鼻渡辽河，路直且近，北征蒙古，二三日可至。南征朝鲜，自清河路可进。沈阳浑河通苏苏河，于苏苏河源头

处伐木，顺流而下，材木不可胜用。出游打猎，山近兽多。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。吾筹虑已定，故欲迁都，汝等何故不从。”乃于初三日，出东京，宿虎皮驿，初四日至沈阳。

是日，有前遣去刚儿搭、富哈纳、塔羽三人招斡儿哈部三百三十人而至。

初，上命宗弟王善、副将答主户、扯儿革，领兵一千五百讨斡儿哈部。至是，闻其大获而归，乃畋而迎之，于四月初二日出城，初三日至避荫行猎，四日至木胡角落会之。宰牛八只，祭旗毕，王善等率众军叩见。帝曰：“尔等所向俱利否？”王善对曰：“仗汗洪福，所到之处俱利。”遂叩首。帝与三臣搂见毕，乃以酒二百埕，并所猎之兽百余，犒三军及降民等而回。十三日至沈阳北冈，复宰牛羊四十，酒四百埕，设四百席大宴劳之。未时入城，赏王善、答主户、扯儿革从征军士每名银五两。

二十三日，帝设大宴，聚诸王训之曰：“语云，其为人也孝弟，而犯好上作乱者未之有也。吾后代子孙，当世守孝弟之道，不可违也。其为长上者，居恒当和睦其子弟，为子弟者，亦宜承顺关切可也。至于上待下，下事上，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，慎勿怀虚假之念。且我满洲原与汉人蒙古国别俗殊，今共处一城，如同室而居，若侮虐其下，则卑幼者必无得所之期，虽些须饮食，亦当聚宴，以示亲好然，吾之所指示此耳，汝等毋负朕言可也。”

六月二十七日，大明毛文龙三百兵，夜入耀州南荞麦冲，至官屯，方欲越墙，时屯中未及准备，有青加奴妻先执刀，与那代、卖土二人妻，内竖车辕，为首登墙，截杀其兵，敌人遂坠墙惊走。有守耀州总兵杨古里领兵尽追杀之。帝闻而奇之，乃宣至，赐青加奴、那代二人妻备御之职，卖土妻千总之职，以金帛牛马，列等重赏之，其名自此播扬于国中。

八月，命佟布路、阿儿代、冒海、光石等，率兵守耀州，重修其城。四人奉命修城，将半，有宁远、山海二处兵，自娘娘宫渡河，夜半来攻。守城诸将追杀，直抵河上，人马溺死者甚众，获马七百匹，盔甲器械无算。佟布路等献功，帝出迎十里，宰牛八只，祭旗毕，将所获马匹列等赏败敌之将，各赐银牌一面，其令马匹散与众军。

初，命游击代管副将事市儿侵虾、备御胃七、扎诺、色牛克、著内、东贵、尼勘须兵二千讨东海南胡儿哈部，招五百户而来。帝闻之，迎至浑河，出征诸将并招来首领叩见毕，大宴，乃还。

初，命鸦虎、刚木塔尼二人，领兵讨东海北挂儿插部，时获人二千而来，帝出城迎之，大宴而回。

初九日，廓儿沁奥巴闻查哈拉国灵丹汗兴兵来侵，乃遣使驰书于帝曰：“向者我二国曾宰白马乌牛，对天歃血结盟，愿合为一，遇有敌兵，必互相救援。今

闽南查哈拉与北阿祿会灵丹汗举兵，于九月十五日，乘河未结草未枯，来夹攻我。自去年欲探其兴兵之的实往告，不意汗已预闻，急遣益撒木乘二马先来告我。今闻举兵已实，助兵多寡唯汗裁之。其炮手火器，乞助千人。五卫王中吾不能尽知，独哄巴士鲁急刈其禾，欲与我合，吾所恃者，哄巴士鲁、巴领二人而已。其宰赛、巴刚塔儿汉，皆有附查哈拉加兵于我之意，彼若连兵而来，乘虚袭后，其睿算唯在汗也。”帝览毕，遂修书答之曰：“奥巴哄台吉，汝用兵或多或寡，吾皆应之，不必过虑也。盖兵不在众寡，惟在乎天，凡国皆天所立者也。以众害寡，天岂容之？但当坚备城郭，守御于城上，彼不能拔必退，若折兵败走，彼国自坏，即不败而回，彼知难取，亦不敢复侵汝，自无虞矣。昔土们扎散兔汗灵丹之祖也曾征辉发，时辉发兵五百，带甲仅五十人。与之战不胜而回，以后无复敢侵。凡两军交战，胜负难必，有兵寡而欲出战者，此人必是怯敌，欲其便于走也，慎勿从之。若据城待战，伺其攻城不拔，回时乘机一战而致胜者，诚为英勇者也。汝设欲与之和而图无事，昔汝廓儿沁王等，曾与土们扎撒兔和好，至今屡屡来侵，汝等何罪之言？即与和以图无事，彼果有侵汝，即日无罪，彼遂干休耶？大明、朝鲜、兀喇、辉发、夜黑、哈达、满洲，苟无城廓，蒙古岂令我等得安居哉？因我等之弱，所以恃城池也。”于初十日，发炮手八人，遣四使赍书往送之。

初，查哈拉扯臣汗卒，孙灵丹立，尽夺石纳明车卫歹青扯臣弟也人民，歹青率其妻并六子扎儿布、色冷、功革、石答答、刚里马、兀里占，叛归奥巴哄台吉。时青子扎儿布、色冷，从廓儿沁来谒，帝赐蟒衣四件，玲珑金带二束，甲十二副，刀二口，猗狸狲裘二领，貂皮百张，青鼠皮千张，海獭皮二张。又厚赐银器、缎帛等物，令之回。

甘泉铺南，海州所属张屯汉人欲叛，密以人通毛文龙，文龙遣兵三百夜袭其屯，屯中满洲人身无甲胄，与之战，杀其四人，敌遂败走。时防海州边将戒沙、兀儿坤，闻炮声即领兵追之，杀兵百七十。

十七日，帝因臣民嗜酒，遂降旨谕之曰：“自来曾闻饮酒之人，于饮中得何物，于饮中增何艺？如是利益者有耶？饮酒者与人争斗，以刀伤人，反自害其身者有之。或坠马伤其手足，折其颈项而死，或为奇鬼所戏而死，或纵酒成疾而死，或仆于途路而失衣帽，或得罪于父母兄弟，或恃酒力而碎坏其器皿，消乏其家业者有之，似此种种无益，吾尝闻之矣。况饥饿时酒不能饱，饭可食，羔可食，夫酒与食同是五谷所造，酒能伤人，食能饱人，何不食其饱人者，而饮此伤人之酒也？无量者饮之丧身，有德者饮之败德，更且见罪于君上。至于夫饮而为妻憎，妻饮而为夫恶，奴仆因之而逃亡，饮酒有何美哉？古之贤者有云：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佞言耸人之听必坏道，旨酒美人之口必

败德，可弗戒欤？”

初，命子阿拜、塔拜、巴布泰，领兵一千征东海虎里哈部。二路进兵获人一千五百，十月初四日乃至，帝出城迎之，大宴而回。

十一月初五日，奥巴哄台吉遣五使告急曰：“灵丹汗举兵来侵，其势已见。

”帝遂调各处军士，于初十日率诸王臣领大兵往助之。至开原镇北关，阅兵马，因先射猎之故，马甚羸，乃选精骑五千，命三王、四王、阿布泰、迹儿哈朗，阿吉格，苟托、查哈量众台吉等，领兵往助，帝率大军而回。三王等兵至孛安塔处，其灵丹汗围奥巴城已数日，攻之不下，闻满洲援兵至，急夜遁，遗驼马无算，围遂解，诸王乃还。

丙寅，天命十一年。正月十四日，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。十六日次于东昌堡，十七日渡辽河，于旷野布兵，南至海岸，北越广宁大路，前后如流，首尾不见，旌旗剑戟如林。有前锋至西平堡，捉哨探问之，告曰：“大明兵右屯卫一千，大凌河五百，锦州三千，以外人民，随处而居。”大兵将至右屯卫，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。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，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。大兵前进，锦州游击萧圣、中军张贤、都司吕忠、松山参将左辅、中军毛凤翼，并大凌河、小凌河、杏山、连山、塔山七城军民大惧，焚房谷而走。

二十三日，大兵至宁远，越城五里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。放捉获汉人入宁远，往告：“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，破之必矣，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。”宁远道袁宗焕答曰：“汗何故遽加兵耶？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，吾恢复之，义当死守？岂有降理？乃谓来兵二十万，虚也，吾已知十三万，岂其以尔为寡乎？”帝即令军中备攻具，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。时天寒土冻，凿城破坏而不堕。军士奋力攻打，宁远道袁宗焕、总兵满桂、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，枪炮药罐雷石齐下，死战不退，满洲兵不能进，少却。次日复攻之，又不能克，乃收兵。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，备御二员，兵五百。

二十六日，闻大明关军所需粮草俱屯于觉华岛离宁远南十六里，遂命兀内革率八固山蒙古，又益兵八百往取之。见大明守粮参将姚抚民、胡一宁、金冠、游击李善、张国青、吴游击，于冰上安营，凿冰十五里，以战车为卫。我兵寻未凿处杀入，遂败其兵，尽杀之。又见二营兵立于岛山之上，遂冲入，亦尽杀之，焚其船二千余，及粮草千余堆，复回大营。

二十七日，帝回至右屯卫，将粮草尽焚之。

二月初九日至沈阳。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惟宁远一城不下，遂大怀忿恨而回。

三月初三日，帝曰：“吾思虑之事甚多，意者朕身倦惰而不留心于治道欤？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？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？再虑吾子嗣中果有效

吾尽心为国者否？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？又每常意虑敌国之情。当此昼夜踌躇之际，有启沃朕心暨精练行阵者，入而坐谈可也。若通窍之人，朕以思议质彼，必令彼以己见复我。骁勇之人，于吾言须当切记。大凡语言，有闲论之而忽入理者，亦有粗言之忽入精者。有等人，既不能言，又无勇敢，閒覩吾面，坐听吾言，可不令人燃燥耶？尔之才调规模，吾已知之矣，将欲覩面斥之，恐尔难受，故不出诸口。谚有云：一人善射，十拙随而分肉。贤人理治之国而汝坐享之，英雄阵获之物，而汝坐分之，诚如苗之有莠也。尔自为尔所为，进吾前何益？”

初，帝与五卫王等盟，曾言征大明与之同征，和则与之同和。后五卫王等背盟，私与大明和，杀满洲斥埃军，献首于大明’多受其赏。又屡劫满洲使者财物生畜，由是与之为恶。于四月初四日，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。初五日出十方寺边，渡辽河安营。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，寻其居处，亲率众军继之。于初六日，大兵星夜前驱，次日天明，分兵八路并进。前锋四王、二王、阿吉格台吉、芍托台吉先至嚷奴寨嚷奴乃胯儿胯部巴林卫叶黑把土鲁幼子，嚷奴领从者数人弃寨而走，满洲诸王随后追至，嚷奴且战且走，忽然背后一王突至，嚷奴措手不及，被射于马下，射之者乃四王也。后大兵续至，取一带屯寨，收其牲畜。

初九日，令大王、二王、四王、暨迹儿哈朗、阿吉格、姚托、芍托、查哈量众台吉等，领精兵一万，往石拉木鲁，遇有人民即收之，如马力不及则回。复令三王，及八固山诸将率兵二千，蹶前去诸王继进。诸王马疲，欲进不能，未至其地而回。三王连夜而进，与回兵之路相违，遂渡石拉木鲁河，收获牲畜无算，乃还大营。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。

五月初一日，宰牛八只，祭旗毕。初二日，胯儿胯部巴林卫喇班他不能，与弟得儿格里率百户人来降喇班兄弟原系古儿布石下，是日，将所获人畜五万六千五百，俱列等赏给将士。

大明毛文龙遣兵袭鞍山驿，城守巴布泰败之，杀兵千余，生擒游击李良美。帝闻鞍山有警，即夜入沈阳，诸王俱向鞍山进发，至途中，闻敌兵已败，乃回。十二日，大明毛文龙复遣兵袭撤儿湖。初更，攻城南门，城中矢炮齐下，大明少却而阵。总兵官把都里自山向下，呐喊而入，敌遂败，追杀其兵二百余。

十六日，帝闻廓儿沁部奥巴哄台吉来叩见，以奥巴乃异国之都领也，即令三王、四王，并众台吉等远迎之。行三日，遇于中固城，行接见礼，大宴毕，至汎河郊外，奥巴亦宰牛羊以宴诸王，次日诸王复设宴答之。二十一日奥巴将至，帝谒庙，乃出廓迎十里，升帐，奥巴率部属列于帐前，同贺儿禾代、摆沙刚儿二台吉进见，叩首，奥巴复诣帝膝下再拜，搂见，帝离坐答之。贺儿禾代、

摆沙刚儿二人随之，亦各如此，见毕，复位而跪。帝问台吉等安否。后诸王亦依次行接见礼。奥巴等献貂皮、貂裘、驼马曰：“我等之物，俱被查哈拉、胯儿胯两家兵掠去，竟无堪献者。”帝曰：“彼二部兵原为贪得而来，掠其所有，不待言也。今尔我无恙，得相会足矣。”遂大宴毕，各赐雕鞍、马匹、金顶帽、锦衣、金带。奥巴大喜曰：“今蒙赐太重，吾等意后必有掣回之日，是以且喜且讶，而未敢深信也。”帝曰：“些须之物，何足为意，但以后赐与之物，不过随其心而已，谁肯以好物给之。尔等若见诸王所服之衣暨奇异之物，即任意逼取之可也。”遂与奥巴等同入城，每日设宴，待之甚厚。奥巴令贺儿禾代、摆沙刚儿二人问诸王曰：“汗曾许我以女，若果允之，吾可娶也。”诸王转奏之，帝乃酌定，大设宴，具奩资，以秃龙台吉女肫姐妻之。秃龙乃打喇汉把土鲁贝勒子，帝侄也。

六月初六日，宰白马乌牛，与奥巴结盟誓曰：“我本安分守己之人，被大明国并查哈拉、胯儿胯部欺凌，隐忍无奈，乃昭告于天，天遂佑之。又查哈拉、胯儿胯连兵侵廓儿沁部奥巴，亦蒙天祐。今奥巴怀恨二部，为国事来与我共议，彼此受厄之人，盖天所凑合也。如能体天心，相好不替，而无欺诳者，天必眷之，不然天必咎之，降以灾危。和好后，子孙有败盟者，天亦以灾危，咎其人。如克敦盟好，天自永为眷顾。”奥巴誓曰：“天命入主中原公正明汗，奇缘遇合奥巴，今以盟言告天。吾廓儿沁王等，自事扎撒兔以来，忠心于查哈拉、胯儿胯，未有分毫不睦，今欲相好而不得，彼唯知劫杀不已，将我廓儿沁部诸王虏杀几尽，后无辜而杀我搭赖台吉，后宰赛又杀我六贝勒，因无辜劫害，不图和好，吾等故成敌也。彼谓我敢于抗敌，因以加兵，幸皇天默祐得脱，又得满洲汗协助，吾不敢忘天所祐、汗所助，故来此谒汗，祝天地，盟好。若渝盟忘恩，仍与查哈拉、胯儿胯相和者，天罪以灾危。如践盟言，不忘汗恩，天必眷之。后之子孙倘有败盟者，皇天亦以灾危罪其人。如守盟言，世好不替，天自永为之眷顾。”时宰牛马盟于浑河岸，当天焚香献牲，帝率奥巴三跪九顿首毕，将二誓书宣于众，焚之。

初七日，大宴奥巴，赐以汗号。帝曰：“有过恶者天咎之，致令国势衰败，存正念者天祐之为君，而国乃兴矣。总之，主宰在天。查哈拉起兵来害奥巴，皇天祐之。当时昆仲奔北，奥巴独力抵敌，吾故顺天道，赐名吐舍免汗，其兄土美，为泰打儿汗，弟布塔七，为扎撒兔都领，贺儿禾代为青著里兔。”复赐盔甲，并四季衣服，诸般银器，雕鞍蟒缎布帛。奥巴等谢赐号之恩。

初十日，吐舍免汗留妻肫姐，自回本地。帝率诸王臣送之，路经一宿，设大宴。至蒲河南岗处。令大王、二王送至铁岭遂还。

二十四日，帝训诸王臣曰：“昔我祖六人，及东郭、王佳、哈达、夜黑、兀喇

、辉发、蒙古，俱贪财货，尚私曲，不尚公直，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，乃至败亡，不待我言，汝等岂无耳目，亦尝见闻之矣。吾以彼为前鉴，预定八家但得一物，八家均分公用，毋得分外私取。若聘民间美女，及用良马，须破格赏之。凡军中所获之物，毋隐匿而不明分于众，当重义轻财可也。此言每常曾训诫，慎毋遗忘，而行贪曲之事。诸王昆弟中，有过不可不极力进谏，而存姑息心，若能力谏其过，诚为同心共事人也。昔卫鞅云：貌言华也，至言实也，苦言药也，甘言疾也。又忠经云：谏于未形者上也，谏于既形者下也，违而不谏则非忠臣。凡事勿谓小而无害，不知由小及大，有坏于国者多世。凡我训言，莫非成就汝等，岂贻累于汝等耶？昔宋刘裕谓群臣曰：‘自古明君贤相，皆由困而亨，舜发（原字为左亩右犬）畝，传说举版筑，胶鬲举鱼盐，百里奚食牛，天意何居？’群臣对曰：‘君相之任大任也，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，必先苦心志，使之遍虑事物，而内不得安；劳筋骨，使外不得逸；饿体肤，使食不得充；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是人而为君，必能达国事，是人而为相，必能悉民隐，天意如此而已。’若人之言，诚为善识天意者也。以历艰苦者为君，致令国受其福，以享安逸者为君，致令国受其苦，天见我国之民甚苦，故降吾身，历尽艰辛，使之推己以及民。吾艰苦所聚之民，恐尔诸王多享安逸，未知艰苦，有劳其民，不知有德政方可为君为王，否则君王何以称也？吾昔日曾将所思虑之言，明训吐舍兔毕，既而曰：‘恐汝介意，莫不以人孰无心，何为而此言？’吐舍兔对曰：‘以苦言诲人，令其流涕者爱之也，以甘言诲人令其悦怡者不爱之也。’今汗爱我而有此训，天若亡我，我或忘之矣，吾心决不敢忘。吐舍兔曾有此言，尔诸王亦如此心领所训，承我基业而笃行之可也。昔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（在白山之东），谓太子曰：汝勿忧也，国家当以赏示信，以罚为威，商贾积货，农夫积粟。’尔八固山（四大王四小王）继我之后，亦如是严法度，以效信赏必罚，使我不与国事，得坐观尔等作为，以舒其怀可也。”言毕，书训词与诸王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帝不豫，诣清河温泉沐养。[八月]十三日[按：当为初七日]大渐，欲还京，遂乘舟顺代子河而下，遣人请后迎之，于浑河相遇。至瑗鸡堡，离沈阳四十里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，在位十一年，寿六十八。为国事、子孙，早有明训，临终遂不言及。群臣轮班以肩帝柩，夜初更至沈阳，入宫中。诸王臣并官民哀声不绝。

帝后原系夜黑国主杨机奴贝勒女，崩后复立兀喇国满泰贝勒女为后，饶丰姿，然心怀嫉妒，每致帝不悦，虽有机变，终为帝之明所制，留之恐后为国乱，预遗言于诸王曰：“俟吾终必令殉之”，诸王以帝遗言告后，后支吾不从，诸王曰：“先帝有命，虽欲不从不可得也。”后遂服礼衣，尽以珠宝饰之

，哀谓诸王曰：“吾自十二岁事先帝，丰衣美食，已二十六年，吾不忍离，故相从于地下。吾二幼子多儿哄、多躲，当恩养之。”诸王泣而对曰：“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，是忘父也，岂有不恩养之理”于是，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，寿三十七，乃与帝同柩，巳时出宫，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。又有二妃阿迹根、代因扎亦殉之。

帝自幼不饮酒，心正而有德，深于谋略，善于用兵，骑步二射绝伦，勇力出众，睿知神圣，不思而得，阐微言，创金书，顺者以恩抚之，逆者以兵讨之，赏不计仇，罚不避亲，如是明功赏，严法令，推己爱人，锄强扶弱，敬老慈幼，恤孤怜寡，人皆悦服。自二十五岁只身崛起，带甲仅十三人，不侵无罪者，中正合宜，天故祐之，削平诸部，及征大明，得辽阳广宁地，又征蒙古，威名大震，有光于祖考，兴国开疆，以创王基。太祖未即位时，先娶之后生长子出燕，赐号阿儿哈兔土门，次子带善，号古英把土鲁。继娶后所生莽古儿泰，得格垒。中宫皇后生皇太极，即天聪皇帝也。继立之后生阿吉格，多里哄号默里根歹青，多躲号厄里克出呼里。皇妃生阿布太。又三妃生五子，阿拜、汤古太、塔拜、巴布太、巴布亥。